

綜合月刊

遠東

創刊號

本期要目

專論

納粹毀滅與德國文化.....賀麟

現階段的新疆問題.....錢克新

要使國家近代化.....錢端升

二十六年來的中國共產黨.....Louis Kupper

論中國之詭辯.....常守義

文學

傳統與頹廢的宮殿.....馮至

張定和是個音樂迷.....洪深

論讀古書與新文藝.....張壽康

續四庫提要.....(遺著)柯鳳孫

叢書流別論序.....朱師轍

雪齋雜記.....葛傑

豐年.....凌青

漫畫.....胡非

THE FAR EAST MONTHLY

同益興銀號北平分號

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輔助工商業發展

存款匯兌放款貼現

利息優厚手續簡便

歡迎

小額存款兒童儲金教育基金

總號

天津陝西路二〇六號
電話二一六九四七〇號

分號

北平虎坊橋十七號
電話一〇三七八七三〇號

R
050
195.4

遠東雜誌 創刊號目錄

發刊詞

李仲麟

專論

納粹毀滅與德國文化

北京大學教授

賀麟

(2)

現階段的新疆問題

中國大學教授

錢克新

(4)

要使國家近代化

北京大學教授

錢端升

(9)

共產國際與美洲聯防

中國大學教授

楊伯禹

(10)

姓名權保護關聯諸問題

中國大學教授

陸鼎祥

(15)

消極確認之訴舉證責任之研究

中國大學教授

唐世儒

(17)

二十六年來的中國共產黨

輔仁大學教授

LOUIS LAUWERS
馮瑣

(18)

漫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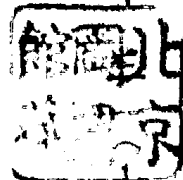
文學

傳統與「頹毀的宮殿」

北京大學教授

馮至

(26)



張定和是個音樂迷
.....
北京大學教授

論讀古書與新文藝
.....

寄 (散文)
.....

雪龕雜記 (散文)
.....

豐年 (小說)
.....

五月的雨夜 (詩歌)
.....

野戰兵 (詩歌)
.....

胡同
.....

酒徒 (小說)
.....

秦皇島的風景線
.....

文史

續四庫提要
.....
遺著

叢書流別論序
.....
中山大學教授

懸賞
.....

編後話
.....

沈從文 (28)

張壽康 (51)

無垢 (33)

葛傑 (34)

凌青 (36)

秋永 (45)

言白 (46)

蘊瑤 (48)

林青 (49)

靈夔 (52)

柯鳳蓀 (53)

朱師轍 (53)

本社 (48)

編輯室 (54)

發刊詞

李仲三

凡一刊物之問世，例必有發刊詞弁其首，以述其立言之範圍與宗旨。遼東綜合月刊，亦未例外；然則其旨趣果安在歟？曰：大凡政治之改革，經濟之建設，學術之探討，科學之研究，與夫外交方策，國際形勢等；有庶幾近於此者，願就教於國人，俾收知識互通之效耳。

回朔日寇發動九一八事變掠我東北，七七事變襲我華北、華中、華南，我國以財力物力之限，着着退讓；自是二分之一領土已非我有。幸賴我華族之團結，軍民一致，不惜焦土以抗，苦鬥八年，卒能國土重光，取得四強之地位，此固理應而必得之結果也。方是痛定思痛徐圖建設之時，不期內戰迭起；致使方甦之國體，復陷水深火熱之中。四鄰樂事，茶毒何甚？

環顧國際形勢，顯然對峙互和角逐之美蘇兩大壁壘；皆覬覦於遠東諸國之情勢；俟機展施其霸佔之意念。一方爲擴張其亦化野心而施以政治之干涉，一則爲銷售其過剩之產品而達其經濟之侵略；且遠東人口佔全球五分之二強，由此可見其安危之轉機，將影響世界之前途；遠東問題之複雜及重要若此，亦本刊命名之所由也。

吾人之認識若此，且將對此認識以邁進，務期切乎具體合於實際，力避虛玄無際之空談；遇事大膽批評，無所顧慮；立論公正，不偏不倚；以不屈不撓之精神，克服一切困難。並希始終如一，貫徹此旨，此可以弁於此者也。

邇來通貨之膨脹，一切皆於困難中作起；且此種情形非一時可免者，愛吾刊者，定有以助我刊也。

納粹毀滅與德國文化

賀麟

納粹主義分析起來，大約不外三個主要成分構成的：一是種族偏見，一是政治獨裁，一是武力征服。種族偏見是違反各民族自由平等的大同思想的。政治獨裁是違反民主政治的大潮流的，武力征服是擾亂世界和平的。而這三個成分在納粹的德國都發展到最猛烈最極端的癡狂的程度。因此納粹主義便成爲全世界所深惡痛絕的惡勢力，所須竭力隔離消滅的疫菌。

自從德國無條件投降後，納粹主義的德國總算毀滅了。不過，我們所最關心的是德國文化的前途究竟如何？納粹的毀滅，德國的被佔領征服，是否即是德國文化的毀滅？

要答覆剛才所提出的問題，首先我們要明白的，單就種族偏見，政治獨裁，武力征服三種特性而論，不僅德國有之，亦不僅法西的意大利及日本有之，其他各國家民族，在某一時期內，或某種方式下，亦或多或少，或明或暗，難免不潛伏着一些這三種成分的病菌。不過納粹的德國，特別病症深重罷了，我們打倒了意大利及日本之後，尚須不時提防變象的潛伏的納粹病菌的復發，才足以確保戰後的世界永久和平。

日耳曼人是一個比較新興而富於野氣的民族，正到了血氣方剛，戒之在鬥的壯年階段。他們對於自己優秀的種族和燦爛的民族文化，素有驕傲的優越感，對於國內的猶太

人素有厭惡憤恨的情緒。他們的民歌和兒童故事中充滿了驅歌戰爭崇拜英雄的武勇精神。再加以傳統的容克世家培育作戰人才，參謀本部籌劃作戰機構，所以，他們具有種族優越感，反對猶太人，服從獨裁的領袖，喜歡戰爭，是很自然而無足怪的。但是將種族偏見，政治獨裁，武力征服發揮到了極端不合理，兇惡毒狠，甚至癡狂而自趨毀滅的程度，這却不是日爾曼民族性的自然發展，而是有了病態，走入歧途了。因此我們可以斷言，希特勒和他的黨徒，乃是日爾曼民族不肖的子孫，他們沒有正當地發揮他們民族性中的優良成分，不單是政治外交上，沒有俾斯麥的明智作風，軍事上未作到避免兩面作戰或加強右翼的祖宗遺訓，尤其在文化方面，他們是德國文化的罪人，我們萬想不到至中至正大聖大賢的康德，歌德的後人，會橫蠻無理發狂失性到希特勒及其黨徒的地步。

康德著三大理性批評，發揮人類理性的光輝，永爲人類文化進步的明證，康德強調理性的立法作用，認理性之自立法度自己遵守爲自由的精義。歌德完美健全的人格，是近代完人的典型。當拿破侖命晤見歌德時，他不禁高叫一聲道：「這才是真正的（人）」。歌德以老虎之保衛其巢穴，形容人之應保持其自由，費希德以自由觀念爲其全部哲學的中心思想，他的告德意志國民演講，爲被壓迫的民族：反抗侵略，

爭取民族自由與復興，奠定精神的基礎。黑格爾以整個人類歷史為理性或自由精神實現其自身的過程。黑格爾批評實踐主義的拿破侖道：「拿破侖以蓋世的天才，來爭取武力的勝利，真正所以表示徒恃武力之究竟不值一文錢」。總之，德國的先哲蔑視拿破侖的武力，認為一文不值，而希特勒反去模彷彿拿破侖。德國的先哲尊重人類自由，教人自立法度，自己遵守。而希特勒抹殺人類自由，奴役人民。德國的先哲崇尚理性在發揚文化，而希特勒摧殘理性毀滅文化。德國會產生希特勒這樣的敗家子，闖下滔天大禍，真是德國文化的不幸。凡是愛好德國文化的人，都應同感傷悼。只有一些無知淺見的人，才會由於見得納粹的失敗，因而根本懷疑德國燦爛時期的文化和哲學本身。

康德和歌德時期典型的純真的德國文化，早已普遍化成為世界的文化的一部分。德國從康德到黑格爾時期的哲學，其影響早已遍及了全世界。在英，法，美，義各國，皆已有新康德學派或新黑格爾學派的興起，歌德和席勒，海涅的文藝，詩歌，不惟成爲人類欣賞歌詠的公共遺產，且已在各文明國家裡掀動的文藝思潮。貝多芬，巴赫，莫查特，瓦格勒的音樂，亦早已普遍地震撼了世界各地愛好音樂人士的心弦。至於德國的科學家們對於各部門純粹科學的貢獻，更是不勝枚舉。所以誰也看得出來，納粹儘管毀滅，而德國純真的文化決不會毀滅，在當時納粹統治下的德國人，也許無法

發揚德國典型文化的優點，我們相信，德國文化的火炬也會在別的地方或後幾代的德國人裏繼續燃燒着的。德國的哲人素來注意精神價值，輕蔑商業文明。文化，學業，內心生活，真善美的永恆價值是他們所特別追求愛慕的對象，使人在物質文明的世界中，而仍能保持性靈的高潔。德國的先哲對於純真文化的貢獻，已成爲提高人類精神生活的寶藏。即以德國思想家中最偏激，最有病態的最爲世所詬病，提倡超人哲學家尼采而論，誰也找不出尼采的思想與希特勒的納粹主義有什麼直接關係。然而尼采的著作無論在那一國家，也有熱烈的讀者。而尼采對於文藝詩歌，在世界各國，亦都有其相當深遠的影響。

現在盟軍佔領德國後，其改造德國人民思想的教育文化政策，當然不外針對着種族偏見，政治腐敗，歌頌戰爭等納粹主義的要素，予以掃除廓清，而從新灌輸以民主主義及自由和平的思想，在我們看來，除了一面灌輸的民主和平的思想而外，另一方面促使德國人回復到他們純真的真摯的康德的時期的重要理性：重自由，重文化學業，內心生活的健康正常的思想，使他們鑒於納粹主義之走入歧途，而回復到原有的正道，鑒於納粹主義之陷於癡癡，而恢復其原有的正平健全的思想，亦是今後德國人文化上走入新途徑，以期將來有新貢獻的一個辦法。

現階段的新疆問題

錢克新

(一)重新疆，保蒙古！

兩年以前，當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在勝利前夕簽字的時候，王外長曾與蘇聯的外長莫洛托夫，以兩個換文的照會，特別註明戰後我國對新疆與外蒙的關係。在第一個換文中，指與關於新疆的最近事變，蘇聯政府重申友好同盟條約第五條所云，無干涉中國內政之意。在第二個換文中，我方聲明於日本戰敗後，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證實此項願望，中國政府當承認外蒙古之獨立，即以其現在之邊界為邊界。至於這後者「以其現在之邊界為邊界」一節，詞句雖甚含糊，但於當初訂約之時，我方曾有內政部繪製之外蒙地圖備查，並經雙方決定今後中蒙當局應根據原有藏在圖卷之疆界，實地勘查，立石樹碑。

我國在戰爭結束的最後頃刻，爲了戰後遠東的和平作出了如此的打算，以外蒙獨立換取保全新疆，實具有相當的苦心。左宗棠在其平西陲的奏摺中曾對我國西北的國防，作如下的估計：「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幽燕。西北指臂相連，形勢完整，自無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則蒙古不安；匪特甘，陝，山西時虞侵略，防不勝防；即直北關山，將無宴眠之日矣！」因此，我們在勝利前夕所作的選擇，如果把實際的國際形勢，是無疑值得一般加以同情的。然而我國遵照盟約條款，於外蒙宣布公民投票結果而由

政府正式承認其獨立之後，不數月間外蒙即侵我新省之北疆，因比使一年前化伊事變爲和平合作的新疆內部局勢，又急轉直下，陷於變幻莫測之境，殊屬遺憾。

西北行轅主任張治中氏，在本年「八一三」淞滬抗戰的十週年紀念大會中的演說是有力量而動人的，他把八年抗戰歷史來警告新疆內部某一部力量，可是那位曾爲克里姆林上賓，且自稱爲：「與其稱我爲新疆喀什專員，不如說我是蘇聯的喀什專員」，於一九二四年即在蘇聯加入共黨的阿木都克日本賈合蘇木，還是在「年衰多病」的理山上，堅決地辭去了省府副主席的任命；而同時另一位副主席阿合買提江，則於「八一三」前夕突然離迪飛往伊寧之後否無返省的消息。事態更壞的是：自從中央任命麥斯武德爲新省主席之後，伊犁叛變當局即在迪化製造事件以示反對，繼且採取不承認主義，所有根據一年前和平條款而任命的伊方省委及首長，迄未到府辦公或出席省府會議，其形勢的嚴重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北塔山事件的發生，時間上距離現在已經兩個多月了，外蒙當局還是一直在駁斥我國的抗議，竟認爲北塔山「在外蒙疆界之內」，迄今成爲中蒙間懸案，從而阻礙着外蒙獨立後對我關係的增進。事實上，環繞於新疆的內外禍患，既在中蘇締結盟約之前植其根源，我們自不能僅賴一紙條約，作爲堅強的嶺山。最近羅家倫大使曾經提出蘇聯一九四〇年前後兩種地圖的比較，根據新省前主席盛世才對

蘇關係的演變，指出其地圖變改的理由，故所謂中蒙的邊界糾紛，自北塔山事件而觀，正如新聞局長董顯光所稱，並非一個尋常的邊境事件，而係與廣泛意義之政治問題有關。基於這個理由，我們可以承認新省的内憂與外患，實即我國整個國家目前遭遇的縮影，這兩種禍根都具有同一的因素，因此使我們不得不對兩年前所訂的中蘇盟約重新作一度的檢討。

(二) 中蘇盟約求取安定

當戰事首先在德國形成尾聲的時候，美蘇雙方軍隊均以全力趕着衝進柏林，結果美軍首先達到目的，故於蘇軍迫近城郊之時即向美軍開砲。這樣蘇軍的停戰，後來雖然因了羅斯福的一電，美軍撤退了三十里，才避免了美蘇戰爭的爆發，但也可以曉得蘇軍在那個時候，會是怎樣地窮途無理了。實質上講，英美當初爲了使德蘇兩敗俱傷遲遲不開第二戰綫，以至失掉了同時消滅共產主義的機會，未始不是她們聯合戰略的失敗。這個失敗便註定了前年二月間雅爾達會議的命運，而我國被犧牲的程度，也只能在「保全新疆」的條款上獲得少許的安慰。所以在雅爾達會議六個月後反映於中蘇會談的形勢，我們現在可以完全明瞭乃是羅斯福總統電令艾帥撤軍三十里的一貫後果。對於中蘇兩國所簽訂的友好同盟條約，自然無可非議的，究竟它還替我國在勝利之初保全了不少的利益。我們要怪的是：勝利以後，我國的外交好似全入夢鄉，在馬奇諾防綫式的中蘇盟約下酣睡！直到「接收」自東北達到了被辱與困難，以至去歲十二月大連事件的演出，我國雖然感到了外交的失敗，但又沒有新的外交路綫，

一味爲了借債不惜向人婢顏奴膝，自然外交的危機將更爲嚴重了。

我們不說別的，話題仍限於外蒙與新疆這兩種戰後的新關係。自從北塔山事件發生之後，我國的輿論大都集中到對中蘇盟約的攻擊，以爲我方既然違約承認外蒙獨立，蘇方反而支持外蒙來侵犯我新省。理由是對的，但是在日本不久又將帶着他們的「事件」旅袋向中國出發的時候，我們曾經想出了什麼外交方案沒有？國府孫副主席最近曾經說過：「吾人親美親蘇，均應以國家民族之利益爲前提。吾人親美，因美國有利於中國；吾人親蘇，因親蘇可使國家安定，安定可獲復興。決不能犧牲自己，甚至亡國，以加強他人的力量」。我國當初對蘇聯簽訂盟約，目的就是爲了求安定，可是從蘇新糾紛的事件勃發，激成了新省內部叛變可能再起的波瀾，我們的安定已經發生問題。

再張目看看世界的情形，我們可以認出美蘇的對立形勢，自東西歐經濟鴻溝愈陷深刻之後，今日已更爲嚴重，雙方現在都已感到了新戰爭的威脅，所以因了希北叛軍樹立「自由希臘」政權，南，保，阿三國對希軍事形勢趨緊張，蘇軍即陳兵觀變；而美國也在一方面藉着本月中一連串的會議，加緊與英法的經濟合作，強化以香爾爲中心的西歐經濟力量，同時在另一方面取得阿根廷的合作，企圖於英美蘇的聯防公約上明白地描出反共的新姿態。世界三次大戰，決不會是遑遑的事實，蓋今日的問題已演變到不是如何避免大戰的再起，而是在打算如何應戰或甚至如何準備了。

新疆的地位，隨着這樣局勢的演變，便更爲重要。如果

新疆地位在未來大戰中成爲重要，那末我們一經細心觀察新疆的形勢，就可以知道天山山脈既橫梗在中部，天山北路自阿爾泰山及哈密之間又僅有一帶戈壁沙漠，而哈密與奇台却都在沙漠的邊緣，則萬一北塔山及其它阿爾泰山山隘要地（如蘇聯一九四〇年的地圖，即完全把包括青海，布爾根，北塔山等廣達八萬六千方公里之地區盡入外蒙）盡非我有，不僅哈密與奇台難保，迪化也將受其威脅，是可知此一地區之繫有新省全局之命運已毫無疑問。因此，如果要爭取三次大戰的戰略要地，新疆固爲此項要地之一，而佔領新疆天山以北阿爾泰山的隘地，尤足爲奪取此一戰略要點出奇制勝的關鍵。

（三）未來戰略與新疆的新使命

我們現在來看看，新疆對於三次大戰爲什麼特別重要？首先，我們應該明瞭，從二次大戰的經驗上，已經根本改造了新的戰略形勢：（一）過去海權與陸權的爭霸，因了前者雖可控制海洋，取得遠處之物資得以封鎖大陸，然陸權如擁有廣大土地與充分的物資，在長期戰爭中終能獲勝。因此，英國著名的地理學家麥金德氏，老早就承認亞洲腹地爲世界安全的關鍵，且有一「誰能控制中亞，便可統治世界」之說。（二）原子時代，空權的爭霸更有甚於海權與陸權之爭，故於超音高速飛行與原子飛彈威力之下，世界軍事戰略中心地帶已與過去全然改觀。如衆週知，北極將形成空權時代交通之樞紐，而在戰時尤爲勢所必爭。我們如果循着歐美亞三洲「大圈」線的理想航線原則來講，新疆的地位自特佔

重要。蓋試以新疆的省會迪化而言，迪化乃位於北緯四十四度弱，東經八十七度強，不但爲西歐東亞間飛行之要衝，亦爲自北美與中東二部來華最捷航線之最近驛站。從美國中部都會芝加哥或民尼蘇達州之民尼阿波里起，飛越北極而逕來迪化，超音快機僅九小時可達。如以最近美國所完成之新型噴氣推進「天條」式飛機而言，六小時即可抵達。於是新省不僅爲歐亞空通的要衝，且一進爲世界飛行進點之一，在準備三次大戰的事業上，即將被輻射出列強戰略的焦點，已可斷言。

毋容掩諱，最近已有很多人講到三次大戰的必然性，而這次大戰更無疑主要地爲美蘇間的戰爭。可是，英美將如何進攻蘇聯，我們却值得加以檢討。顯然歷史上從歐洲大陸進攻蘇聯（在以前爲帝俄）的戰爭已有三次：第一次爲十八世紀的瑞典侵略，第二次爲十九世紀的法皇拿破崙的侵略，第三次爲上次大戰的希特勒侵略。這在三個世紀間所演出的教訓，或完完具有同一的理由，使進後的軍隊在冬天嚴寒，補給困難與用兵不利的情形上失敗。除了成吉思汗時代拔都元帥以蒙古與新疆或甚至中亞諸地做基地，才是從大陸進攻俄國獲得勝利的例外。縱使今日的美國戰略家，正在考慮以土耳其與伊朗的空軍基地投原子彈，炸毀蘇聯生命線地帶（如出產糧食的烏克蘭黑土地帶和出產石油的外高加索），而預想着進出黑海的海軍決戰，但從地圖上我們可以認出，如果他們不先把中亞的大陸基地，還是不會得到完全的威功。我們知道，今天蘇聯的生命線，因了重工業建設以烏拉爾爲中心，遂漸使其在西部西伯利亞的工業建設與中亞聯成一氣

，而「庫斯巴斯」新黑土地帶的建設，更不啻加重了烏拉爾的戰略意義。所以，蘇聯今日的心腹，毫無疑義地乃在於烏拉爾，如果英美方面不制敵於先，實難在今後與蘇聯爭一日之短長。從這個角度裏，我們可以說明蒙古與新疆，對未來蘇聯的國防乃如何地重要。

美國的政策，我們從其杜魯門主義所拓展出的態勢上看，一方面重視土希的援助，另一方面又置其遠東防禦重心於提攜日本與朝鮮的援助，這樣迂迴的戰略在新的空權第一時代，毋寧將使我們感到有點落伍。一年之前，蘇聯迫於饑荒以及復員所暴露出的種種生活慘況，使其突然改變外交上戰爭威脅的粗魯線調，而撤退伊朗北部的駐軍。那時美國務院認為是隨對聯合國投降，實在是一個極大的錯誤。到了現在黑海風波怒吼，蘇軍集中外高加索重行威迫伊朗的時候，可以證明美國的政策相當的短視，尤其昧於亞洲決定今後世界命運的必然之勢。美國在去年蘇軍撤退伊北後，未能接着實施積極的國防步驟，固然是「一次戰略的失敗，可是在今夏北塔山事變裏，她以「蒙新邊境紛糾由來已久」的冷淡字句表示出漠不相關的態度，將更會拾到她在未來的慘果。此次魏德邁將軍前來遠東考查事實的真相，足跡所至遍及於中國的沿海諸地與朝鮮，可見其仍未放棄對戰略大迂迴的看法。我們從事實的歸趨上看，蘇聯今天儘管對朝鮮問題走到極端，中共儘管在東北積極與韓共合作，澈底進行解放的鬥爭，這些在蘇聯的戰略上並不是宿命的。只要一讀蘇聯革命後，日本進軍西伯利亞所獲的慘酷教育，便可恍然。尤其所謂大連問題，表面上好像蘇聯態度倔強不變，其實她此次所

爭到的「帝國權利之恢復」，早因時代變更失其意義。我們已經說過，拿現代的戰略來講，空權的爭奪最為重要，陸權次之，而海權又次之。因此，如果第三次大戰一旦來臨，戰略基地的要點亦將受此變更的戰略所支配。

具有新的戰略眼光，誰也不容漠視唐努烏梁海的突厥基地，無論它是否如美國所傳，乃在設立原子製造的中心，但至少是形成一個蘇聯的國防要區已無問題。同時我們也可以注視到英國最近的對印政策，把印度分為印度與巴基斯坦二國，而對後者尤特別重視，其唯一的理由恐亦是為了今後國防作打算。甚至遠僻如尼泊爾，在當代的歷史上早已默然無聞，然而也由於戰後局勢的演變，又重要起來，並且也引起美國的注意，跟着英國勢力踏進了這個希瑪拉耶山麓的小國。分析起來，他們無非都想和中亞的勢力相接觸，但是真的要想在那裏樹立新的戰略中心，還是離題太遠，充其量也不過是一貫的迂迴戰略之反射罷了！

(四) 現代國防之術

時間的因素是於蘇聯有利的，所以在一年靜默之後，今天克里姆林宮主人，還是要抬起頭來準備戰爭。高樓的轟響，固然是受着杜魯門與馬歇爾所指導的美國外交的刺激，同時也為了保衛其勞工祖國的真正心臟，不得不對未來的威脅作制敵於先的考慮。讓我們不要給東北亞洲方面的威脅，蓋了中亞風雲的耳目。新蘇聯對戰後的遠東，特

，實在是我們現代「國防之窗」，有關我國今後的存亡。我們鑒於蘇聯在此次戰爭中，兩次侵略芬蘭與突然對德締約，可以知道她決非任何西方國家可比，她備修秘密地作自衛的準備，也能突然發動侵略的戰事。如果我們在兩年前，爲了三十年安全打算和蘇聯訂了一個盟約，難道蘇聯就沒有她自己的打算嗎？

小心吧，我們不要再上當！蘇聯在這個盟約上「恢復其遠東的帝國權益」，這只是一個外表，也可說是一個誘敵的偽裝目標。老實說，真正要作戰的話，在美國的海軍前哨自海威夷移轉到沖繩與菲律賓之後，更有可能的將島與台灣作其屏障，蘇聯在旅大的勢力是不難一下削平的。我們只要觀其却奪東北的工業資材，就可以知道她決不再想久佔其地，所謂大連事件等的演出，只是給美國以難堪的「巴黎」而已！她唯一重要的收穫，就是在盟約的第二號附件中，我國允許外蒙獨立的換文，這可說是她革命以還唯一在遠東外交上的成就。我國在「保全新疆」的條款上，既雖獲取了蘇方的諒解，對解決新省事變明白規定爲我國的內政，則在勝利之初我國未能先行着目於後門的修輯，反而斤斤乎在爭着接收東省，以及急於到沿海地區貪戀過去的繁華迷夢，實在是一個致命的失策。所以，今日如果新省的伊事罪魁還在鬧着製造什麼事變，實際上就已吃了去年和平的虧！去年新省的和不能順利告成，固由於中蘇盟約初訂，蘇方正忙着復員事宜；而蘇聯的大旱成災，亦是主要原因之一。在應當制機於先的時候，不爲迅速處置，打開我國國防之窗戶，到今天再謀補救自然已嫌略遲！萬一新省內變再度擴大，這原是中蘇盟約上說的內政問題，你自己無力應付，難道還怪人家不成？

明白了這樣的毛病，我們就可以知道中蘇盟約的締結，當初我國的外交當局雖然煞費苦心，結果就爲了沒有積極的勘亂對策，坐失時機。到現在已使那個「保全新疆」的條款，全失其意義，筆者實在不懼，勝利後的粉飾太平，其糊塗處竟至如此！尤其在外交方面，不說對日問題，即是這個我國自身安全問題，這也並沒有爲外交當局所預想到，因此自北塔山事件以來還只是搬出一套「抗議」式徒有其表的法寶！

總而言之，一句話，強盜有理講勿濟，任憑你今天對外蒙是怎麼地提出，真憑實據來，也絕然不會打動他們一點的心腸。就拿真憑實據來講，自北塔山事件發生之後，羅家倫大使才提出兩種蘇聯的地圖，可是這個地圖乃刊行於一九四〇年，我們以前爲什麼不加注意呢？此時的臨時抱佛腳，適足證明中國方面的昏聩與無能了！故今後新疆的演變，從其根性上看，將指出我國強弱異途的分水線，而其根本局勢的改善，尤須借重外交與軍事的力量。我們決不能再採取現時的政策，正如本年「八一三」紀念時，新疆警備總司令宋希濂將軍所說：「以前英國首相張伯倫與希特勒的力量，被迫訂了恥辱的慕尼黑協定，但是今天世界上，假若再有這種暴力出現，相信不會有人再走張伯倫的路線；我們要提防每一個反動份子，時時準備着給反動份子以致命的打擊！」

美國此後必須進一步認識亞洲，此時局勢的演變，和五十年前已大不相同，你們不能在手裏持着原子彈，却在國海中忘了應該具有一種與此原子戰略相應的外交步驟！你們儘管重視朝鮮方面的局勢，也儘管警戒着巴爾幹的惡運，但決不能坐視這座果園先給惡犬佔據！

要使國家近代化

錢端升

這篇稿子是北京大學政治學系歡送錢先生赴美講學及迎新會上的一段講話，留給全系二百同學作臨別紀念。在當時到會講話的尚有現任系主任王鐵崖及吳之椿，吳恩裕三教授。茲因篇幅所限，不能一一完全刊出，尚希讀者諒察。

記錄者中陽識

……不要把自己本身利益想得太多……

……思想無妨複雜但要以國家為前提……

……看法不妨不同但要有共同的目的……

……吃熱水要比吃冷水進步的多……

今天到這裡來，看到這一切情形很高興，當然也很有

憤的成分。

高興的理由很多，就其中的一個說吧！這是年級高的同學不論如何是知道的，就是本系的先生們無論是不常考試或研究生的考試的時候，在給分數方面是修苛的，但是今天居然能看這種情形（指同學人數多而言）當然要高興到一個相當高的程度了，因為本系一向在讀書工作方面那樣嚴格，另一方面在分數上又是那樣苛，而仍有人來投考，並且一年比一年多起來，今天能有這麼多的人，實在是在我教書經驗上未曾見過的一個大政治系開這樣的會。再就四院這個會講，新同學能從四院離有如此大長的距離而能到這裏來參加開會，顯然是辦事人能做事的好處。照這樣子，可使本系的先

生們不致感到人滿之患了，明年更可多收幾個學生進來，同時更要請校方多請幾位教授；

另外對本系同學有兩個希望。

第一個就是希望本人不被歡送。

第二個切實的希望天下太平能夠許可有幾年時光放心的讀書。儘量不受校中一切職務的羈累，再能夠多到這些地方去看看，和別人討論討論，這是數年來的願望，但因了各方面的不許可，始終未能作到。譬如在抗戰期間的後五終日逃警報，精神為之不寧。復員後，又因交通的受阻礙以致想看的書看不到，想去的去不了。

這次出國，照理講，應該把在北大的許多情形改變一下，但事實上在美國也是翻花，頂多也作不到終極花，同樣頂多也作不到終極花，得不到長時間來充實自己。教書多年以來，始終總感覺有一個時間荒蕪，而始終總是希望而已。有人說：「教學相長」，也深深的覺到了這句話的意義……但同時又因了設備及環境各種機關，是不可能作到太好

的。直到現在，還是惆悵着。

關於本系除掉新生及復學的同學外，全都見過，對王先生所說的理想（會中自由現任系主任王鐵崖教授講話，說明了本系的理想在於刻苦耐勞）是否能完全實現，一半是同學的努力，另一半的責任是先生及校方。固然現在的環境不算好，一切設備還不够完善，但我想象中是可以作到的，因為王先生所說的刻苦耐勞，由已往的經驗可以證明……

關於新同學，告訴你們，我們系的學生將來可以走好多的路，按去年的情形看，有的做了助教，有的做了新聞記者……按這情形，將來你們出路的種類更多了。但現在有一個現象並且很普遍，就是一般人尤其是青年人，都對政治發生興趣，在這裏總可以說我們對政治的興趣不致比別人還要小。同時在我們這裏的人所有的思想可以極上極下的錯綜發展，先生們站在教學的立場絕不加以管束，也不能管束，有些人要管束複雜錯綜的思想，但思想的本身就是複雜，錯綜，紛歧的。猶如眼睛看到的顏色，各色全有，也就是說你既承認有顏色，那顏色的本身就有紅，黃，藍，綠等的不同，換言之，你既承認思想存在，那麼每個人的思想是上，是下，是高，是低，是左，是右，當然也沒有限制的必要，也無法

限制。又怎能由表面限制而作管理呢？

每個人與每個人的思想無妨錯綜，紛歧，彼此相去甚遠，但總應找到一個共同的地方，以維持彼此間長久的相親。那麼就一方面要自己立身公道，不要把 *Salt in the soup* 想得太切近，立身是很重要的問題，我想只要你在學的時候學得相當好的話，是致於無職業可作的，若仍不能找到職業時，則比社會必已混亂到了某種程度。也就早已不允許你自己到現在考入了政治系以後，才開始想你的出路問題。

二方面，在一切的看法裏，不管你要走那條路，總要把如何使國家近代化為前題，如怎樣把一切生產量的擴大，一切生產品的精良與增加。不管你的思想是上或是下，你的看法或前或後，也總該知道吃熱水比吃冷水進步的多，其他的現存問題當然更多了！

最後再進一言，多少年來學生彼此間常有一大而不必要的無味的爭鬥，希望本系的同學能够作到互相討論，但不作作到打架的程度，總應該在不論如何的情況下希望把國家作到好處，却不可因不大相干的事而惹起無味的爭鬥，當然不易作到但未嘗不可作到，謹說到這裏以作勉勵。

共產國際與美洲聯防

楊伯禹

任何人，包括法西斯的餘孽和其信徒，及素以愛好和平的民主國家各個分子在內，都不會否認且進而一致的承認當今的世界上，每個角落裡，任何的場合下，都佈滿着火藥的

氣味及反目相背的景象。同時隨着時間的前進，使得這陰霾而不能開朗的情勢，愈趨顯明。我們並不是由於悲觀着悽慘的世界重複出現，做違反人類的和平理想的談論，而是因為

時勢的演變，使得我們不時的在警惕着。許由於每個國家的國民及當權者都作如是的動作，不儘避免再次戰爭到來，並且有助和平的促進，達到人類的最高企圖——和平，永遠的和平。

事實每和理想不相符合，甚至相距太遠。以此次世界大戰而言，而戰火熄止後，所有的人羣中的每個分子，無論是遭受到炮火洗禮及和平中立國家的人民，都呼籲着要奠定和平的穩固的基石，聯合國也就爲這個至上的目標應運而生，這不但表明人類的急切需要安定，同時由於聯國的產生，要進一步求得不同種族人類的互相諒解及猜疑的解散；使戰爭永別於文明的社會。然而由於兩屆的聯合國所表現的成績來看。所給予我們的却依然是失望。雖然稍有成就，但距理想的實現仍是遙遠的很。尤其是幾個強國，例如美蘇，利用聯合國議會作私利的爭辯，而人類普遍企求的目標，一字不提，即或偶一言之，我們細究其源，背後都有私慾的作祟，不適把和平的獲得作爲一個冠冕堂皇的招牌。

也正是由於美蘇的不睦，整個的世界隨之趨於黑暗的前途，同時也由於國際間信仰與對立的相異，使得一個世界分成兩個對立的集團，一個是美國領導下的民主主義的壁壘，另一個是蘇聯控制下的共產主義的極權政治集團。這兩個勢不兩立的集團，無疑將成和平不能實現的罪人，甚至會使稚幼的和平產兒——聯合國，形將崩潰，如其不然則亦無異於第一次大戰後的國聯。果真如此，不僅有負於爲和平而戰的犧牲者。並且人類未來的毀滅，是不難想像得到的。

整個的世界局勢演變，明朝與黑暗，或和平與戰爭，孰

孰孰取則將取決於美蘇間的態度如何，也說是說他們的意見能否一致就會決定了世界大勢的歸趨，此乃一般人所公認的鐵律。依現在的情形，來推測他們的合作能否實現，想像中的答覆其可能性是很少的。尤其是由於美國爲中心所組成的「美國聯防」出現，及蘇聯所導演的「共產國際」的成立，越顯得兩國的鴻溝加深。固然援助希土，及兩國在朝鮮及西歐的對峙亦爲構成美蘇兩國不睦的主因，但「美洲聯防」與「共產國際」正是表明兩國相爭的具體化，因此就這兩個具有固定性的集團要作簡單的說明，也正是要說明兩國的合作的不可能的其中主要原因的一個。

正在聯合國二屆大會開會於成功的期間，莫斯科方面突然發表共產國際的誕生，這個組織的出現，固然早已成爲蘇聯預期的計劃，但依成立的日期看來，它正是在「美洲聯防」會議的結束以後，開始着手組織共產國際，這是無疑的。究竟「共產國際」成立的初衷如何？則依各國國際間問題威脅者之見解，是仁智各見。尤其是各國共產黨對共產國際的看法，恰好與各家之評論相反。現在我們可以根據想像來擬定「共產國際」是針對着「美洲聯防」而使其提前組成，這種假定並不是妄想，而且有其理由存在。從「美洲聯防」的假想敵人爲蘇聯，和「共產國際」的宗旨爲「反對美國及馬歇爾計劃」看來，可以斷定是有因果關係的。茲分述於下：

一、美洲聯防會議的召開

「美洲聯防的組織是泛美會議的脫胎，泛美會議（American Congress）始自十九世紀末期（一八八八年十月）

（一八八九年四月），其主要宗旨是：在拉丁美洲（中南美洲）新興的各共和國間互保主權及領土完整，反對外力的干涉；各國間遇有糾紛，反對訴諸武力，主張採用公斷方法來解決；各國間並在經濟方面採取密切的合作，而且泛美主義之基本精神為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此種泛美運動是由美國領導。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泛美各國成立里馬宣言（Declaration of Lima）表示他們的團結並採納實際與門羅主義相同的原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泛美會議，原擬一九四五年召開，但因美國與阿根廷之關係未能正常化，直遲延到本年（一九四七）八月十五日始在巴西京城里約熱內盧舉行，至九月二日與會二十國代表簽訂「泛美防務公約」（又名里約熱內盧條約）。美國出席代表計國務卿馬歇爾及范登堡和奧斯汀等首要人物，並且於閉幕時期美國總統杜魯門氏亦飛北京參加閉幕禮，由此可見美洲防務之值得美洲各國甚至世界各國重視。

泛美防務條約內容：在規定美洲各國以聯合力量，抵抗任何一國所遭受之外來勢力的侵略，此條約已具軍事同盟的性質，而美國領導此條約之主要宗旨：

（1）使門羅主義施用的範圍擴張於全美洲；並將其具體化，以新大陸各國集體的軍事行動，來貫徹與發展門羅主義。

（2）鞏固新大陸之防禦力量；即可以增強美國在西歐與遠東之行動力量。

（3）聯防條約之假想敵人為蘇聯，此條約之簽訂，當

可促進中南美各國設法遏止共產黨勢力的發展。而且據美國官方估計，南北美的共產黨黨員共有五十萬人以上，華盛頓當局自然傷腦筋，而且要想法加以防備。

美洲防務條約之簽訂，是維護美洲大陸之和平與安全，同時也就是使一九四五年墨西哥會議之查普爾特比克條約（即臨時防務計劃）轉為永久性。查普爾特比克條約議決案規定：所有締約國必須利用各種方法，如斷絕外交關係或商業關係，以及最後一著使用武力，以一致阻止打擊侵略者。據悉此次簽訂之美洲防務條約，乃使所有美洲國家，擁護門羅主義之原則；以求安全，並擴大安全區域包括加拿大；格陵蘭在內。其範圍甚至擴展至南北極圈內。並且據聞泛美各國正循「反共路線」向前發展，由此可見防務條約簽訂後之共產國際成立是旗鼓相當，不無原因。

二、共產國際之應運而生。

十月初期，也正值泛美會議結束，聯防條約簽定以後，聯合國開會於成功的當兒，蘇京莫斯科發表：「歐洲九國計劃聯防，南斯拉夫，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波蘭，法國，捷克，斯拉夫，義大利的共產黨領袖，在此間成立一計劃。對美國之帝國主義，決不妥協。並在柏林格拉德設置一情報機關以連繫各國共產黨之活動。」但據報早巴黎方面消息稱：此機關在九月底共產黨在波蘭開會時已設立。其宣言宗旨：「對杜魯門主義及馬歇爾計劃加以攻擊，並謂杜魯門主義及馬歇爾計劃為美國以政治奴役歐洲之明證，同時對中國，印尼及其他半殖民地，亦將以此方法奴役之。」由其宣

書內容，很明顯的知道蘇聯正在採取積極的行動，和美國平分秋色。此種組織，無論是「第三國際」的復活也好，「新共產國際的新生」也好，總而言之，無疑的，這種機構是進行反美的，進而要赤化世界的。據洞悉蘇聯人士稱：「蘇聯認為暫時組織區域性之共產國際，較世界性者為佳，但不久南美，東亞及中東亦將有是項區域性之組織」。這也可以證明由區域性之組織，最終會聯合而成爲世界性的組織。以達到共產主義的至終目的——世界革命。

「新共產國際」的露世，曾遭受到各國間官方及私人的評論，有謂其爲一種政治姿態；有謂：共產國際組織之再生，乃戰時大國合作之結束；有謂：「共產國際之宣言中既毀拉瑪迪與勃魯母，無疑焚毀法共與社會黨之橋梁」；也有謂：「此乃蘇聯發動全力之戰略，以反對美國及其外交政策與領袖人物之明證，此含有政治戰爭性質之重要宣言，暴露出蘇聯一向繼續其戰前數年擬定之國際共產運動之謀略」，更有說：「此九國之共產活動將動美蘇之關係及聯合國中各強國之合作趨於惡劣；並使歐洲在政治與經濟上之鴻溝更趨明顯」。由於上述各家之批評，我們可得一綜合性的結論，那就是：「共產國際之成立，純然是一個分裂美蘇合作的政治工具，而且這種組織小而影響美蘇的意志同一的不可能，大而使國際組織聯合國之行將崩潰。而陷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覆轍」。任選梵語編者作善意的解釋說：「共產國際組織是實行歐洲聯邦之初步，但也承認將會使歐洲經濟趨於崩潰」。我們可以承認梵語編者是「永遠希望人類遠離戰爭，更使它消逝於九泉之下。」就是在戰火迷漫不息之情

形下，教皇仍然爲和平祈禱，這種拋棄現實而夢想天國之意見，來與現勢相比；却值得有考慮的餘地。

三、蘇聯爲什麼要積極的反對美國？

根據以上的分析，蘇聯的反美，一直在積極進行着。究竟蘇聯爲什麼採取此種偏私的手段做反抗美國的行動。且組織新共產國際爲反美的淵藪；可摘錄世界日報的社評做一個簡略的說明：「當然這（指共產國際的成立）是一個相當驚人的消息，引起全世界人心理上更加惴惴不安，不過，我們如果從國際思想上基本矛盾，戰後美蘇因對世界所追求的目標的完全不同而發生衝突，以及整個國際形勢的演進過程上看，則蘇聯此舉原不是甚麼太出人意料之外的事。英美資本主義與蘇聯所謂共產主義，過去爲對付軸心的侵略，爲着各個本身之生死安危雖也曾湊合在一起，並肩作戰，但骨子裏始終是彼此在提防着，在很多的步驟上並不絕對協調。一旦戰事終了，這相依的關係已不存在，對立的形勢便也重建起來。美國的目的，希望能維持現狀，大家安全，運用龐大的財力好做他的買賣奠定新的繁榮；而蘇聯則欲竭力打破現狀，乘戰後混亂的情形，渾水摸魚，來向四處掙足。因爲戰爭所造成的殘破局面，是共產主義的思想最好傳播的機會，蘇聯希望破壞更徹底，各個國家的人民生活更困苦」。這段文章，很可以表明蘇聯在理想上是和美國背道而馳的。

從現實來觀察，美蘇兩國的行動，亦是分道揚鑣，各行其是，且很多的時期，蘇聯所追求的目標和美國是絕對對頭。從蘇聯領導其附庸國所成立的共產國際的行動

的宗旨，爲反對馬歇爾援歐計劃及杜魯門主義的實施看來，很容易洞悉馬歇爾援歐計劃及杜魯門主義正是逢迎着共產主義赤化世界運動而生。因爲蘇聯是利用各國混亂的情形，人民愈頭痛，社會愈不安定，才可以乘機培植與發展其主義。因之在歐洲復興會議中，蘇聯不特挺身而出，拯救飢餓人民於水深火熱中，相反地，還要竭其全力防阻這種違犯其私意的舉動。馬歇爾援歐計劃及杜魯門主義爲了遏制共產主義的擴大，認爲使歐洲杜絕共產主義的滲入，這種計劃是刻不容緩的。論其目的很顯明的是要使歐洲社會安定，人民免於飢餓，甚至政治清明，失掉蘇聯可利用的機會。同時歐洲人民由於智識水準相當高，對於政治上善惡的分辯，在生活上安定下，作理智上的選舉。如此則共產主義定將要遭受最重的打擊，且無隙可乘。

四、美國與蘇聯要盡量走向死拚的方向

在美國而言，因爲美洲防衛條約的簽訂，自身及美洲大陸各國可以得到萬分的安定，特別是美國，此後可以無所顧及施展其外交政策，並加緊的推行其已定的計劃，同時將會有很多的洲大陸國家作其強有力的後盾。因之，我們可以想像美洲防衛具有雙重的意義：（一）鞏固美洲範圍安全，而使蘇聯的共產主義無侵入的餘地，由於最近南美有幾個國家逮捕共產黨份子及宣佈與蘇聯斷絕外交關係，在在都說明美洲防衛的計劃在漸次的履行其義務。（二）美洲以其泛美會議的參與國家，形成一個有力的集團，使之成爲推動援歐計劃的主力，並且美國在最近宣佈要在十一月十七日召開「特別國會」，商討援歐計劃，亦可顯明知道因本身的實力不

會受到其他意外損失，盡其全力進行其計劃。由此點也可以預測到「美洲防衛」加速援歐計劃，斷非妄談。

在蘇聯而言，正因爲美洲防衛使援歐計劃早期實現，並且因爲「美洲防衛」條約簽訂，使自己遭受到莫大的不便，共產主義的擴展，感覺棘手，也同樣號召一部分附庸國做爲後台，來和美國周旋到底，成立「共產國際」組織，至少可以保證東歐鐵幕下，不至使美國的援歐計劃有所施展，且希望能組成世界性的共產國際，在任何場所，任何時間，死拚到底。

五、結論

美蘇對峙的戰局，難以打開，已經是顯然大公，天下共見。「共產國際」與「美洲防衛」兩個組織，在目前雖只限於區域，然而其終極目的，却未嘗不欲使之普遍化，這種普遍化的趨勢，將會予世界和平一個致命傷，而且未來世界局勢將陷於不可想像的地步。因此，爲了使人類不要受到炮火洗禮；爲免除人類的毀滅，我們知道而且是一般人所共認的就是美蘇間關係的好轉，由於美蘇間戰局的打開，能使此現僅有區域性的「美洲防衛」與「共產國際」組織，不再擴展其行動範圍，可能將使其成爲僅具有名義的組織。假使他們能夠利用此種組織，異曲同工達到世界永久的和平，則當爲人類渴望之至。不過，由其各自的目標與行動相異，這種可能性却可微乎其微。但至少若能使其不再擴大其衝突範圍，也就是我們最低的要求。盼望美蘇兩國能各棄私見，爲整個人類的安定與和平設想，應求得彼此間的諒解，以至於合作，完成其締造和平的使命。

（完）

姓名權保護關聯諸問題

陸鼎祥

姓名權受侵害者，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並得請求損害賠償。(民法第十九條)

姓名權原係人格權之一分類，即就自己姓名，名稱，或商號所享有之絕對權也。(註一)

(註一) 拙著民法實用第一卷第二十六條說明，及最高法院二〇年上字第二四〇一號判例參照。

姓名權之侵害，關於排除侵害請求權，適用民法第十八條，本可解決；損害賠償一層，本條法文不無以「法有特別規定」，學者或有疑及不備故意過失或其他侵權行為要件，亦生損害賠償請求權者(註二)，殊不知姓名權較諸他人格權，既無特殊之差異，自無獨設無過失賠償責任之立法理由，故仍須與民法第十八條作同一解釋，即須具備侵權行為要件，始生損害賠償請求權，斯為正詁。

(註二) 日本我妻榮教授中華民國民法總則第五四頁參照。

又本條未設關於慰撫金之規定，是否不得請求？亦不能無疑。余以為對於一般人格權，既要其請求慰撫金，對於姓名權，亦無獨予排斥之立法理由，故仍應斟酌類推適用關於名譽權之規定(民法第一九五條第一項)，以資解決。

就以上分析之結果言之，本條針對之事項，適用民法第十八條均可解決，故本條之設，在立法上，殊有架床疊屋之嫌。

嫌。

以下再就與姓名權保護關聯諸點，分別研究：

(A) 自然人之姓名權，始於出生後之命名，命名之權利，係屬親權或監護權之一部。子如從父姓，贅夫之子如從母姓，但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民法第一〇五九條。)

棄兒無姓名者，接發見報名之警察官署戶籍主任，應即為之立姓名。(戶籍法第五八條第二項。)

(B) 妻以其本姓冠以夫姓，贅夫以其本姓冠以妻姓，斯為原則。(民法第一千條)是夫妻結婚時，就冠姓後之姓名取得姓名權，固無疑義；然冠姓前之姓名權，亦不因之喪失，良以冠姓並非姓名之變更，原來之姓名，尙足以代表其人故也。

(C) 養子如從收養者之姓(民法第一〇七八條，養親本於親權之行使，自亦有為之命名之權。同姓收養而不易其名者，固屬不生問題。若同姓收養而易其名，異姓收養而易其姓，或姓名全易者，則屬姓名之變更。應自變更時起，喪失其原有之姓名權，取得變更後之新姓名權。

(D) 一般人之變易名字，或出家後廢止其原有之姓名，而另用「法名」「道號」者，均屬姓名之變更。

，與前段所述情形，應作同一之解決。

(E) 姓名權原則上固係指吾人之姓名而言，然如吾人所用之別號，筆名，藝名，電報略號，甚至公稱之綽號，倘足以為代表其人之特徵，即有與姓名同一之保護理由，亦即有民法第十九條之適用。

(F) 姓名權不得讓與他人，雖容許他人使用自己之姓名（例如李麗華牌香烟），亦不得解為姓名權之讓與；僅得解為以不行使排除侵害請求權及損害賠償請求權為內容之債權契約而已。有此契約之存在，他方即有使用之正當理由。信用權及肖像權，亦應受此項理論之支配。（註三）

(註三) 容許他人使用自己之姓名，並非姓名權之讓與，不過以不行使排除侵害請求權及損害賠償請求權為內容之債權契約，此項契約，應屬有效。

（德國最高法院判決 REGE 30, 171）

(G) 無正當理由，而使用他人之姓名，即屬姓名權之侵害，惟不以使用他人姓名作自己姓名為限，即使用他人姓名作自己之商號，商標，藝名，筆名等情形亦屬之。（註四）

(註四) 姓名權之侵害，不限於以他人之姓名作為自己之姓名而使用，即以他人之姓名作為自己之商號或商標者，亦足當之。（德國最高法院 REGE 54, S. 42, 14 S. 311, 10 DS. 186）

(H) 姓名權之侵害，不僅以財產上利益之侵害為限，即影響及身份地位者，亦包含之。例如妻妾同居一家

，兩人母家之姓氏又屬一致，妾如冠以夫姓，則難與妻相混，故妻為分別身分地位，得因而禁止之。（註五）

（註五）

（註五）妻用夫之姓，妻得請求制止之。（德國最高法院 REGE Gruchot 49 S. 127）

(I) 小說中之人物，用生存者之名，往往構成侵害姓名權之問題；為禽獸命名而以生存者之名時亦同。此際得依侵害姓名權之規定，請求慰撫金及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民法第一九五條第一項。）關於肖像權，亦往往能構成此項問題，例如將電影明星之照片剪接於猥褻照片之上，即可依前開規定辦理。

(J) 對於已死之人公然侮辱或誹謗者，構成刑事犯罪。（刑法第三一二條。）告訴權人且得聲請將判決書之全部或一部登報，以回復死者之名譽。（刑事訴訟法第三〇七條。）此類犯罪，類多關於死者之姓名，肖像，或信用，然其立法意旨，不過重視死者過去之地位，特對於侵害者施以適當之處姓並非死者猶得享有姓名肖像等權，切勿誤會。

中大同學，舉辦雜誌，案文急於星火，匆匆草此以應。同道君子，幸教正焉。

一九四七、十一、六、晨、於東隆書屋。

本版純係自由的學術園地，凡態度誠懇的文章雖立論不同，亦皆所歡迎！

編者

消極確認之訴舉證責任之研究

唐世儵

消極確認之訴，乃確認之訴之一種。故欲研究其舉證責任，應先將確認之訴，加以簡單之說明。確認之訴者，求為確認判決之訴也。確認判決者，確定權利或法律關係之存否，或證據之真偽之判決也（民訴法第二四七條）。確認之訴有積極與消極之分，積極確認之訴者，求為判決確定權利或法律關係之存在，或証書之真正之訴也。消極確認之訴者，求為判決，確定權利或法律關係之不存在，或証書之非真正之訴也。

消極確認之訴，既求為判決確定權利或法律關係之不存在，或證據之非真正。在此種訴訟，應如何舉證。對此問題，最高法院，十九年，上字第三八五號判例，略開，「消極確認之訴，應由被告負立證責任，如被告欲主張原告確為股東，應由被告自負立證責任，如被告不能立證，或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採用，則原告之訴，即應認為有理由，無庸另行立證」。又廿二年，上字第一二七一號判例，略開，「消極確認之訴，應由被告負立證責任，如被告不能立證，或其提出之證據不足採用，則原告之訴，即應認為有理由，無庸另行立證」。依上開兩號判例觀之，在消極確認之訴，其立證責任，完全由被告負擔，在原告方面，並無舉證責任，此兩號判例，竊以為未盡妥善。在消極確認之訴之舉證法則，在原告之主張上原有爭論。有謂應由原告舉證者，有謂應由

被告舉證者，有謂應分別情形，或由原告舉證，或由被告舉證者。以上兩號判例，係採取第二說，由被告負舉證責任。但在我國判例中，亦有採取第三說，主張應分別情形，或由原告舉證，或由被告舉證者，例如，大理院十一年上字第三〇八號民事判決要旨開，「確認法律關係不成立之訴，其舉證責任何在，應視原告所持法律關係不成立之理由如何而定。若原告主張妨礙法律關係成立或使法律關係消滅之事實，而本此事實之法律上效果，以求法律關係不成立之確認，固應就其主張之事實，負舉證之責，若僅否認被告於訴訟前所主張法律關係成立原因之事實，以求法律關係不成立之確認，則應由被告就法律關係成立原因之事實，負舉證之責」。若以此兩證例為根據時，則消極確認之訴，原告方面，被告方面，均有舉證責任；與前開之兩判例，其舉證責任，專由被告負擔，顯然不同。但在消極確認之訴，其舉證責任，究竟應採取第二說，專由被告舉證，抑應採取第三說，應分別情形，由原告舉證，或由被告舉證乎？余則以為採第三說，較為妥善。查民事訴訟法第二七七條規定：「當事人主張權利者，就其事實負舉證之責任。本條乃規定當事人負舉證之責任，並分別其如何舉證，詳言之，即原告主張權利者，於已之事實者，應就其事實負舉證之責任；被告主張權利者，於已之事實者，應就其事實負舉證之責任。在消極確認之訴，原告主張權利者，於已之事實者，應就其事實負舉證之責任；被告主張權利者，於已之事實者，應就其事實負舉證之責任。在消極確認之訴，原告主張權利者，於已之事實者，應就其事實負舉證之責任；被告主張權利者，於已之事實者，應就其事實負舉證之責任。

當事人，自亦應依照民事訴訟法第二七七條之規定，分別負擔其舉證之責任，絕無專由被告負擔舉證責任之理。

消極確認之訴之舉證責任，既為為難由當事人分擔，但應如何分配於當事人乎？對此問題，學者之見解亦不一致，通說謂：「在消極確認之訴，乃原告主張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不存在，而被告主張其存在。故為法律關係之特別要件之事實，應由被告就其存在，負舉證之責任；至為其一般要件之事實不存在，或妨礙法律關係發生與使其變更或消滅之事實存在，則應由原告舉證。例如乙向甲主張，甲曾將字典一部，贈與乙，請求廢約交付。甲乃提起贈與關係不成立之訴

。若甲若否認有贈與之事實，則應由乙就贈與契約之訂立一點，負舉證責任，是即為法律關係之特別要件之事實，負擔責任也。反之甲主張其贈與為虛偽行為則應由甲就其虛偽之行為負舉證責任，因甲之虛偽意思表示，足以妨礙贈與效果之發生，自應由其負擔舉證責任。而甲若主張，已經廢約，曾將字典交付乙，則甲對於所為之清償行為，亦應負擔舉證之責，因甲之清償行為，足以使贈與之法律關係消滅也，故亦應由甲負擔證明之責。綜觀上例，消極確認之舉證責任，亦由當事人分擔，並非專由被告負擔舉證責任，可以明矣。

二十六年來的中國共產黨

LOUIS LAWYERS
馮環球 譯

郎衛師先生，比人，民國廿七年來華，從事教育和慈善事業，至今已歷八年，對政治學和哲學有深到的研究，對於中國現狀的瞭解，有其客觀的正確性。本文是郎先生關於共產主義批判的一個片段，全書尚未出版，本文撰作的態度，是以文化的立腳點來觀察共產主義，至於此外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的思想的著述和批判，到處都有，而且多得很。但從文化的觀察來分析共產黨的，却屬罕觀，也是著者執筆的精神所在。以歷史的眼光來看中國現狀，由抗戰的黑暗時期轉入於國內黨爭的黑暗時期，並非偶然的現象。那麼在全國國民都注意共產主義的現在來介紹本文，或可供研究此問題者一些參考。

譯者識。

龍騰東運

像在世界各國之情形一樣，中國共產黨員自成立之初便只是國際共產黨的一支。當初的國際共產黨遠東組指導員法

定斯基 (Volinsky) 在民國九年即被派來中國，以便現身說

他在北京聯絡了李大鈞，在華南網羅了陳獨秀，在同年九月就着手組織中國共產黨，次年七月在上海召開中國共產黨首次大會。

在大會中，中共第一任主席由陳獨秀膺選，他被視為中共的創始人和推動者，依照他的觀點，共產主義雖須受國際共產領袖的指導和規定，但對於主義却須保持一種獨立的地位。同時他也把握了許多有左傾思想的名人如魯迅等。

然而這樣却更清楚的證明：不管中共黨員和附庸們在風潮上享受着怎樣的自由。但是中國共產黨的作風在受着國際共產黨的領導，那裏邊黨一般的專制。因為在民國九年至二十二年間，國際共產機構所發動的革命運動，在中國也響應了，同時也採取了國際共產黨的一切宣傳方式。這樣可資證明中國共黨的一切大的行動，無一不在受着莫斯科的支配。固然，中國共產黨也有其自身的特質，可是對共產主義，政治的主要行動和所採取的大部分方法，則無一不是舶來品。

關於中共以往的歷史，乃自一九二〇年以後的世界共產運動，約可分為以下的四個時期：

- 一，民國十年至十六年：為共產革命的奮鬥時期，採取托洛斯基的論調，發動「恒久的革命」。
- 二，民國十六年至二十四年：為訓練蘇維埃紅軍時期，依照史塔林的指示，在各國推行社會主義。
- 三，民國二十四年至三十四年：建立「聯合陣線」，反抗法西斯，建立民主。
- 四，自民國三十四年以後：紅軍勢力向外進攻。

當共黨在華成立之初，中華民國建國未久，歐美列強依

然把中國作殖民地看待。即論和形式方面，中國是獨立的，但實際上中華民國並不會享受獨立的特權，內政不能統一，軍閥割據，佔地爭城。這種內政的不安與紊亂狀態，確給西方列強以經濟侵略的極大便利。

為此我們不必驚奇：當日國際共產黨的對華政策，也沒有把中國看作獨立的國家，而只當是一個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來看待。為此在第一時期中，中共所舶來的標語，並不是「打倒資本主義」和「勞工同盟」，而是「打倒帝國主義」和「剷除封建思想」！同時就如所有的殖民地一樣，共產黨在中國，並不會設法改善勞工的經濟狀況，以抵抗社會資本的剝削；他們的主要目標不是經濟的，社會的，而是政治的。一切工會的成立，以及罷工遊行等社會經濟的活動，無非是要達到那主要的目標排除西方勢力，破壞軍閥對政府的劫持。

一九二〇年七月，在向國際共產黨第二屆大會的演說中，很明顯的指出對獨立國和殖民地所應採取的不同方法。關於殖民地或被壓迫的民族，共黨對於一切反帝國主義運動，必須極力扶持，原因是在這些地方，根本沒有所謂資本主義勢力的存在。而在這些地方之中，反抗帝國主義最要者要算知識分子和中產階級。因之國際共產黨必須同這兩種人作成聯合陣線，以粉碎列強帝國主義的勢力。因他這次的聲明，我們不難領會何以國際共黨在中共第一屆大會中，選派代表馬林 Marting 與國民黨進行協定。民十一年，中共第二屆大會在上海召開，對共黨與國內一切民主運動的合作，更作了很明顯的呼籲。待至民十二年，在廣州召開的第三屆大會

中，更一致通過加入國民黨，目的是要聯合起來，以抵抗北方軍閥的勢力。

在當時的情形，對於抵抗列強帝國主義的壓迫，可能作的事情很少。因此共產黨便利用國民黨去直接抵抗軍閥和地主，目的是待國內統一以後，再去抵抗外人的勢力。

當共產黨與國民黨合作成功之後，國際共產黨便開始爭取個人的私益，並不惜派遣許多顧問來中國，如包羅庭 Band, 卜魯石 Buecher 等人。

民國十五年，北伐軍隊開始掃除軍閥的勢力，而共產黨却仍要利用機會，向民眾宣傳其共產思想。其國民內，所有勞農兩部門的工作，幾乎完全由共產黨所把持。一個由外國人計劃所組織的宣傳隊，在毛澤東、林伯楚、彭德懷等人的領導之下，開始了對農民的宣傳，目的是要盡量召集黨員，加強農會組織，他們的努力確實有了成效。當民國十四年間，中共只有黨員二十萬人，但在民國十六年，據說黨員已達九百八十萬人。這個數字或者是一種謠言。

也正是爲了此項成功，以致造成了中國的毀滅。國民黨右翼份子充分警覺了這種農民運動的猖獗，地主們也爲了土地的被充公而大起激忿。武漢政府成立，共產勢力極一時，所有關心國是的人和資本集團，都認爲已到了應當起來干涉的時期。

國民黨將蔣介石先生於是進行獲得了上海經濟界的瞭解與支援，使他足以擺脫中共和國際共產黨的束縛。從那時起，他才可能開始其對共產黨的進攻，施行所謂「清黨運動」。

直到現在，中國共產黨的初步奮鬥，算是告一段落，結果是失敗了。在這一時期中，共產黨的目的雖未達到，但因與國民黨合作的結果，使得共產黨的勢力却有了顯著的發展。然而現在似乎一切都完了，共產黨員陷於恐怖的局面中，許多領袖被定讞了，或則流亡海外，其無法逃脫的，則掙扎在死亡線上。這種現象完全在證實史塔林的見解。

民國十三年，史塔林對托洛斯基的政策便加以反對和攻擊。現在，世界各地的恆久革命運動失敗到底，必須改變指導方針。與其浪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國外工作而收穫慘痛的成果，倒不如在國內，確定發展和加強一種有恆久計劃的社會主義。這既是共產主義的武庫，故此必須把它建立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上，以準備共產黨在蘇維埃聯邦的前途，從而擴展到整個的世界。

在國際共產黨執行委會第七屆大會中，史塔林極力主張「一國社會主義」的理論（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二至十二月十六日）。從那時起，托洛斯基顯然的只受有少數人的支持，奮鬥的失敗已在意料中。至民十七年（七月十七至九月一日）莫斯科國際共產黨第六屆大會中，連最後的掙扎也告失敗；所屬恆久的革命運動從此結束；現在所開始的，是俄羅斯社會主義的建立，以便使用各種方法向外去發展，因爲蘇俄的工業化，將使共產黨獲得爭取世界的有利條件。

故此自民十六至二十四年間，是共產黨的停頓時期，其在世界和在華的工作，也在普遍的減退着。

這是共產黨的黑暗時代。世界各地的許多國家中，似乎已沒有什麼變亂。中國共產黨多少也遭到了同樣的命運；大量

的物資接收已無希望，事實上也不可能。共黨殘餘份子都化分小組，散佈中國各地，被國軍所包圍，切斷了國外的指導和聯絡。這便是毛澤東所說的「農民革命時期」，在各地成立共黨委員會，組織幹部，訓練紅軍。在他們的佔據區域，隨地發動了革命，雖然範圍很小，但對於農民的影響却極普遍。同時又在延安，設立了中國蘇維埃政府。但是我們不要誤解，以為延安政府的成立是中共脫離國際共黨的代表，事實上正相反。像莫加斯諾 (Mogass Snow) 在中國紅星一書中所說：「中國共產運動和紅軍從此獨立，完全由中國人來領導」，完全是騙人的話語。

但是無論如何，自民十五年以後，中國共黨佔領區的問題確實引起莫斯科當局的強烈的爭辯。像托洛斯基，拉代克 (Radak)，齊諾維夫 (Zinoviev) 等人，都在支持着中共，而史塔林則極端反對他們。故此中共所設立的幹部，除僅獲得名義上的認可以外，根本不能有所作為。

這種政策與國際共黨的百年大計恰相吻合。依照那新的計劃：當俄國蘇維埃尚未建立穩固之前，是不宜到國外去發

展的。可是這種決定，當然也並不禁止各國際小組去實現那已經成熟的設施。因此他們仍繼續指導扶持那些奮鬥者，而他們所設立的組織，也必須服從執行委員會的指揮。

關於訓練紅軍也抱有同一的主張。民十五年，包羅庭，陳獨秀都在反對革命軍北伐，理由便是惟恐北伐成功，蔣先生的勢力必然很強，再擁有大量的軍隊，國際共黨對他沒有辦法了。果然，這種顧慮已成事實。民十六年六月，當國共分裂的現象證實以後，國際共黨立刻拍發秘密電給蘇俄顧問魯賓 (Rubin)，除指示機宜外，並命令他立刻組織軍隊以對抗國軍。最初的努力未克成功，但至民國十七年，共產第四軍終於成立，那便是一般所稱的「朱毛軍」，直到現在已成了紅軍的柱石。關於中共的農民運動和紅軍的組織，如果真的是由中國的領導者所造成，那惟一的緣因便是在那時期，中共無法仰賴蘇俄的人力物力，同時這種工作的整個計劃，仍然是出自國際共黨最高當局的指揮與統制，並不能認為是中共的自主行為。

(未完)

論中國的詭辯

常守義

(一) 詭辯的起源

中國公認鄧析為最古的詭辯家，他與孔子，子產同時，是紀元前第六世紀的人。漢志列鄧析為名家之首，而列子謂鄧析探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詞。呂氏春秋曰：洧水甚大，鄭

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請贖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鄧析。鄧析曰：「安之人必莫之賣矣」。得死者惠之，以告鄧析，鄧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無所更買矣」。呂氏春秋又曰：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

獸一衣，小欲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鄰國大亂，民口日誦，子產患之，於是殺鄧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

歷史論鄧析子的謊辯，祇說他操兩可之說，又教人以非為是，以是為非，然而並沒有給後人留下他謊辯的實例。其後於第四第三世紀，有更著名的謊辯家，即惠施與公孫龍。惠施的謊辯遺下廢物十事，公孫龍留有辯者二十一事，並有白馬論，指物論，堅白論，通變論，名實論。

這幾論辯家所說的這種離奇的異說，不能發於偶然，絕不是他們自己無端的找出，必是受了其前的哲學原則而創出。

有人主張，這些異說，是希臘的謊辯，由印度的介紹而傳入中國的，這其中並非沒有理由。一則，因中國謊辯之說，盛興之時，即紀元前第四第三世紀之交，與希臘印度文化接觸之年，即三二七年，相去不遠；二則，中國謊辯的幾式，與希臘謊辯的幾式，不只意義相同，而且說法亦幾同。

在紀元前第五世紀，希臘喚來亞學派的祖諾（Zeno），證明的不可能，設譬如下：

假令希臘神話的神行大保，亞奇利（Achilles）和烏龜競走，而讓烏龜先爬一節，果如此，無論亞奇利飛跑的怎樣快，永遠也趕不上烏龜。因為他第一先要跑到烏龜的出發點，及至他到達時，烏龜又要爬到了前面更遠的一點，等他再趕到那一點，烏龜又要爬遠了一點。這樣無論趕到何時，兩者間的距離雖然繼續減少，但決無完了之時，所以亞奇利要

想趕上烏龜，是沒有希望的。這與惠施公孫龍詭辯的這條何異。

「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

岸諾往前證驗：飛着的箭能動麼？一個物體同時時間內不能在兩個地方。所以在飛的歷程中，任一特別瞬間，箭總是在一個地方。在一個地方，就是在靜着，在每個地方，每個點上，常在靜着，所以常不動。

這無異與中國謊辯家的這項：「鐵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

這種相同之處，或是事出偶然，或真有因果關係；這是哲學史當證辯的問題。然而簡短捷說，事出偶然，最來是事實。我們方說，前因後果，是必然有的；但是：其因果，想不是外證，全是中國內地的產物。

我們不但主張，這各種異說，來自其前的哲理，而且是來自幾個簡單而普遍的原則。就外表看去，這各種異說，支離繁雜，毫無連貫，其實各個式樣，必皆導源於少數的幾個原則，皆不過是這幾原則的不同配合，從這幾原則翻出的多數花樣。

這件是確定無疑的。然而現在有兩個難解的問題：第一，受的是誰的哲學的影響？第二，是那幾個簡單而普遍的原則？

對於第一問題，據我們的考察，受的是老子與孫子哲理的影響。受了墨子的影響，這很自然。墨子的學說，與從墨家生出的別墨，盛倡名學，論理學，而別墨是開始由論理學家轉入詭辯家的派別。那變當時或其後生出的詭辯家，必是

受了此思潮影響而產生的。又受的是老子的影響，老子的形上學，使其後多數的學者受感應，如楊子，莊子，列子；而惠施與公孫龍等與他們同時，又是互相周旋往來的，不能不受老子思想的浸濡。再說，惠施，公孫龍等的論多載於莊子，列子的著作內，當然在轉達之時，不免要帶上他們道家的思想。

設定了這一點，對第二問題，也就有了解答的線索。這幾名家既是受了這兩思潮的灌溉，即自道家受的是形上的原則，自墨家受的是論理原則。故可將他們的一切詭辯列成兩類。第一類是歸於形上學的詭辯，第二類是歸於論理學的詭辯。我見了原則，各條詭辯自易解釋。不過內中仍有不能確解的幾條。這也無所可怪。因了年代的遠久，文學的意義古今不同，古人又沒曾將自己的一切學理，全番說出，至少不能全番傳下，歷來又無詳解注釋，欲今之人將古人的含意確切猜出；當然難如登天。多數現代學者，如若中國哲學史大綱的胡適，著中國哲學史概論的日人渡邊方，國故學討論集許嘯天，先秦學術概論的呂思勉，中國哲學史的謝無量，中國哲學史的鐘泰等等，試作的講解，對於大半數的解答，是正確無誤的，然而對幾條的解答，不免有現代化之嫌，古人大約未有這樣精深的思想。

(二)形上學的詭辯

詭辯家的詭辯，所根據的形上學原則，即老子汎神神的原则。老子對物的觀念，認為萬物係一體，各種各類之物，無非那一天物的變象，皆自那一大物發洩而來。「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

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莊子曰：「自其異者視之，有異是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施詭辯的這條云：「祀愛蓋物，天地一體也」。天地一體，這顯然是老莊派的根本理論。「祀愛萬物」，是老派的結晶。

因了萬物一體的原則，施詭辯推結，萬物間並無絕對的分別。「鈞有鈞」也是他們詭辯之一。鈞鈞對字轉變，與編同意。鈞有編夫人間之異，莫過於男女之分，男之有鬚女之無鬚，是男女外表分別的顯徵。施詭辯不以萬物有絕對的分別，所以說男女也無根本的分別，那麼鬚鬚無鬚之別，更是無所謂的了，所以說鈞鈞，亦無不可。

按此意，可講以下幾條。萬物既皆是「一物混成」的變象，各種物類皆按級序中發洩，有如由進化而來，則俱可謂：「卵有毛」，「馬有卵」，「丁子有尾」。先說「丁子有尾」。丁子是蝦蟆，本來無尾。而蝦蟆是由蝌蚪進化而來；蝌蚪有尾，故亦可曰蝦蟆有尾。馬所產生的是小馬，然而小馬未進化成馬形的初步，豈不也是卵嗎？故可曰「馬有卵」。卵內固沒有可見的毛，然而有毛的小雞，却自卵中孵出，若進化成的雞有毛，化成雞的卵豈無毛嗎？故曰「卵有毛」。「卵長於蛇」，亦能照此理講解。長成的蛇當然長於龜，然而長成的龜與未進化的蛇的卵相比，豈不長於蛇嗎？故此曰：「龜長於蛇」。「犬可以為羊」也是一理。既然萬物的種類沒有根本的分別，則以犬為羊，以羊為犬，皆無不可。萬物一切的區別既不是根本的謂「白為黑」也，「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三) 宇宙學的詭辯

由上一形上學的原則，引出了兩樣關於宇宙學的問題，即論空與時間無限性的問題。宇宙的萬物，萬物的宇宙是無邊無限的。空間與時間也必與此相同，也必無邊無限。空間與時間大而無限，小亦無限，即空與時間的分割性也當是無限的。

第一對於空間的詭辯

「至大無外，謂之大。」意義是最大之大，當然是大至其外「別無所有」。這是施龍對空無限性原則的發揮。「至小無內，謂之小。」最小的小，當然是小至再無可分之地。這是施龍對空無限分割性原則的發揮。以下一般異說，皆是這兩原則的貼合。

「南方無窮而有窮」，意謂人眼能至的南方則是界限的，而實際的南方則是無窮的。「天與地卑，山與澤平。」相對的看去，山澤高下之分，是很大的，然而試自高高的天空看去，山澤高下之分已不很顯；若自無限遠的觀點望之，則不祇山澤同平，即天與地也要看成一線了。同樣果自無限遠處，觀望地球，燕雖在北，越雖在南，兩國皆要看在一點上，並無南北之分，故可曰「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也。」「郢有天下」也是一理：郢固是天下的一小分，但若自無限遠之處觀望，天下之微與郢國之微，分別幾稀，故可謂「郢有天下」。此與莊子所說的：「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相同。

空間的分割性是無限的。「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雖然薄極之面，內中已無積層，可分割成爲部分，仍可成大於千里的距離。「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按數學說去，是的，任何長度，分爲二分之一後，又可分所餘

二分之一的二分之一，如此往前，微積分所容的部分，誠然終無窮盡。這與希臘詭辯師亞奇利不能逐及烏龜是一樣的說法。「連環可解」「輪不懷地」「擊不閉柄」，「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都是由此前提生出的實例。連環是以無數的小部分連成，部分之間有間隙，有間隙的自能分解。輪與地之間，有不可分完的距離，故永不能越過所餘的距離而極地。擊與柄之間也是如此，故擊不能閉柄。抽象的方與圓，是絕對整齊的，而以矩以規畫的方圓，是以小分集成的，而工具無論如何精細，均有前後不勻的小分，故矩不能爲方，規不能成圓。「山出口」最難解釋，大約也不外空間無限方面的詭辯，自極遠處觀望，山與其口的距離，等於無，故可曰「山出口」。

第二對於時間的詭辯。

施龍對時間的觀念也如對空間一樣，認爲是無限延長的，也有無限的分割性。莊子曰：「時無止，終始無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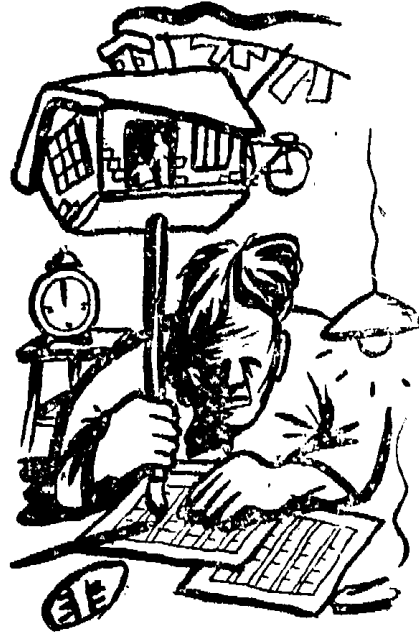
「日西方脫，物方生方死」。就近看去，日爲中時與日西斜，物生與物死的時間，固然有不小的分別，然而比之與永遠而無限的長時間，則皆不過是一刹那，並無前後之分。「今日適越而西來」，意義與上全同。自西往東到越國來的人，與身離去的西方，若與無限的時間作比，仍如未動的一般，仍如在西方一般，與無限的空間作比，亦然。

因爲時間有無限的分割性，所以「鐵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這與希臘詭辯的推理完全一樣：「飛着的箭能動麼？」一個物體同時間內不能在兩個地方。所以在飛的歷程中，任一特別瞬間，箭總是在一個地方。在一個地方，就是在靜着。在每個地方，每個點上，常在靜着，所以常不動。

(下期續完)



作非胡 塔之牙象了出



匪生文賣

作非胡



，來錢的已自起廉遠永女少的明聰
「！吧我濟救濟救你」道求哀人向極然



作成孫公 迷好子君 女淑宛驚

傳統與「頹毀的宮殿」

馮至

常常聽人談到「傳統」兩個字，不覺想起歌德在晚年所寫的關於新大陸的幾行詩：

「阿美利加，你比我們
舊的大陸要幸運些，
你沒於頹毀的宮殿，
沒有玄武岩，
無用的回憶，
徒然的爭執，
不在內部攪擾你，
在生氣勃勃的時代。」

這幾行寫於一八二〇年左右，那時在歐洲可以說是一個反動的時代，一般政治的情形並沒有隨着拿破崙的覆亡能有一些進步，只是在梅特涅的統治下變得更保守，更專制了。並且德國的文學界，十餘年前的那種神采煥發的古典時代已成過去，社會中依然充斥了盜俠，騎士，鬼怪的小說，無怪乎這寂寞的詩人在這陳腐的氣氛中發出來這樣的感慨而對於西方的新大陸要懷有一種前途無量的憧憬了。

我們中國人是舊大陸上最古老的民族裏的一個，有過一個光榮的創造的過去，我們也負着一部悠久的歷史，無論走到什麼地方都能接觸到歷史的痕跡，很難遇到一塊新地供我

們前無古人地去耕耘，因此我們「回憶」特別多，「爭持」也特別多，詩人的詩集裏隨處都見到懷古的詩篇，文人的文集裏也有一部分充滿了翻來覆去的史論。兩宋以來一千多年，人們，尤其是讀書的人，不知爲了「無用的回憶」，徒然的爭持，費了多少精力，耗去多少心血；若是節省了在這方面所用的精力和心血，把精神完全貫注在眼前或將來的事物上，中國恐怕早已不是現在這樣了。但是懷舊的情緒只要不流於否定現實的傷感，究竟不失爲一種可愛的情緒，在許多人的心裏是不能芟除的；更何況我們有過一個光榮的創造的時代，那時代的遺產到現在我們還受用不盡呢？

進一步說，若是使一個民族增加自信心，促進他自強的努力，也許從對於過去的光榮的懷念裏會產生出很大的鼓舞的力量，爲了這個目的，就是把過去加上一些理想的色彩也無妨。所以回憶的情緒，苟能發生積極的作用，不但無須芟除，反倒需要助長。——周秦時代距離我們雖然有兩千年的隔離，但是那時代的思想與史實比兩宋以後的種種我們愈感到親切的，這也正如希臘精神對於現代的歐洲人比在他們本鄉本土所有過的中古時代有意義的多一樣；理由很簡單，就是因爲周秦時代和古希臘，都同樣一再作育了後世的文化。在西方每逢到了一個危急的，或覺醒的時代，自然而然便

發生一種呼籲，向着遠古的希臘；現在覺醒的中國，在萬事待理的時際，國民怎樣發展，實在是一個迫切的問題，許多關於精神的營養，能不從「過去」裏去攝取，也是必然的道理。歌德的那幾行詩無非是由於一時的憤激；歌德並不是一個不尊重過去的人，他偉大的成就使他時時都在感戴古典的世界，他所憎恨的却是那些「頹毀的宮殿」，牠們在淆亂純潔的傳統。

現在常常有人談到繼承傳統的問題，並不是無故的。我只擔心，大家向過去一回想時，只看見些「頹毀的宮殿」，而因此望不清傳統的本來面目。什麼是「頹毀的宮殿」呢？從字面上就可以了解：一座宮殿，曾經是美麗的建築，有王侯在這裏邊起居，隨後牠的盛時過去了，被人遺棄；經過風雨的浸蝕倒塌在山腰或水濱，無人居住，無人修理，只供些過路人感傷的憑弔。——我們過去的歷史所遺留給我們的，除去不死的傳統精神，還有許多這樣的「宮殿」。有人望着牠們由於感傷的憑弔而不自覺地發生愛好，由於愛好却更進一步想搬到裏邊去住：就是一個小學生也會知道一個不蔽風雨的建築不是能居住的，但有許多人偏偏要這樣做。所謂遠古時代的復古運動者大都與這類的人很相似。在中國，幾十年來，想率領着大家走入「頹毀的宮殿」的復古的老調子總是一面再，再而三地彈來彈去，我們明知這個調子裡沒有什麼新鮮悅耳的聲音，歸終也無非是自趨毀滅。但牠淆亂聽聞，無形中在阻礙民族正常的進展，正如歌德所說的，無用的回憶，徒然的爭執，在內部攪擾我們。以文字而論，現代

活文字表達思想，未來是平常的道理；三十年來，總不斷有迷戀那些「頹毀的宮殿」的人們出來作梗，覺得之乎者也裏邊好像含有無限的起死回生的力量。他們的作用雖然很有限，而且他們的一再抬頭只是一次比一次顯出力量的單薄，但他們事實上也能眩惑一時；在人的面前投下一縷陰影，阻礙前進。我們無須諱言，我們一般的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都還停滯在十八世紀的狀況裏，我們要成爲一個現代的國家，急起直追還怕來不及，那能再容受那些無用的回憶與徒然的爭執來攪亂我們的內部呢。

里爾克在上次歐戰後在給一個朋友的信裡說：「我解釋革命是克服許多惡習而有利於最深的傳統。」這句話很耐人尋味，即是拆除那些頹毀的宮殿，不要讓牠們長久蒙混純正的傳統。在歷史上我們也看得明白：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是呼籲人注意聖經的本義；革命後的法國更能發揚法國人的精神，革命後的蘇聯也充分地把斯拉夫人的特性介紹給世界。中山先生在民族主義裏所標出的最後的目的，是恢復幾種最傳統的美德，五四時代的文學革命，也廓清了許多附着在文學史上烏煙瘴氣的部分，而顯露出中國文學的本來面目。——這些最深的傳統，在一個民族歷史上，凡是到了一個顛敗墮落的時代便容易被些「惡習」給淹沒，人們曾經流過許多血，用革命的手段剷除那些障礙物，爲的是把真實的傳統精神挖掘出來。我們現在無論如何也不能坐視這些障礙物再被人搬運回來，讓他們繼續淹沒最深的傳統了。

張定和是個音樂迷

沈從文

「定和是個音樂迷」，這句話從親友口中說出時，實包含了一種溫暖的愛，且說明定和為人與他一羣姊妹兄弟性情癖好的稍稍游離，雖說十個姊妹兄弟中，有兩個姊妹長子昆曲，知名于時，早成爲著名「曲迷」。一個幼弟又特別有音樂天賦，現在年紀還不足二十歲，即準備傾家破產，去國外習音樂，不肯虛學回來用什麼過日子，也是個候補音樂迷。

我初次見定和還是民二十以前。他正在美專習圖案畫，對於照相特別發生興趣。可是圖案畫在中國，提倡者既不知從中國固有的銅玉木石竹漆和絲毛織物藝術品參考取法，又缺少用歐美精美圖案作底子，當時作用且僅限於供應上海商業市場商品標志的需要，無前途可想而知。照相又只是從光影分配布置中見巧的藝術，其藝術巧學成亦不甚困難。蘊藏於定和生命中的特長，即那點混和了變幻幻想與奔放熱忱而爲一，對藝術幾乎近於宗教虔敬的情緒，欲消納它，轉移它，當然只有用無固定性音符捕捉熱烈而飄渺觀念，重新組織加以表現的音樂，方可見功。定和因此就改學了音樂。這過程實由「着迷」而起始，音樂迷的稱呼即由此而來。

二十四年春天，有位常走江湖的西洋朋友塔塔木林先生，從上海過北平旅行時，他告訴我認識了一個朋友，這人名張定和。認識以後從名姓上才想起一定是我的親戚。可愛處就是那點超越功利世故的單純氣質，朋友覺得是中國五四以後青年少有的氣質。他們那時一同住在法租界飛龍路附近一

條馬路上，各據一間小房，比隣對窗，原本互不相識。江湖朋友雖熱愛人生，可不惜從已够騷亂的上海弄堂房子從耳來浸入西洋古典音樂。定和却剛好買來一個廉價收音機，又借來個留聲機，把兩種刺激耳膜的玩意兒，終日輪流開放，鬧得個神經質的朋友簡直要神經衰弱。以爲中國是個誦節制的國家，那有人這麼不講道理，整天成夜讓洋人古典音樂折磨自己，不以爲意。自己即不以爲意，不想想隣居之人是否能夠安靜？最不能使洋先生原諒的，也許還是定和午夜以後還在窗邊手舞足蹈的狂態；一腦子古怪情緒觀念待組織，待處分，欲進出未進的狂態。使得這個有修養的老洋人真上了火，糊了個中國式八字眉搖頭說，「噫，藝術家，藝術家，你難道當真已經和地球那邊有些人一樣，爲音樂着了迷嗎？」在不久，他們大致在法租界什麼俄羅斯伯爵小飯館，同吃四毛錢一頓的毛子飯時，偶然有了說話的機會。一談天，才知道定和原來當真就是個音樂迷。聯邦，巴哈，莫札特或貝貝特，這位或那位，總之凡是地球另外一邊那些會用五絃譜先迷住了自己一生，又是住了世界一世紀半世紀的人物，早已把定和征服了，他的可愛處就是那點狂與痴混和而成的無可比擬的忠誠，簡直是病入膏肓，不可救藥。因之久住中國飽看內戰的洋先生說，「這性格太可愛了，我就想不到十五歲就玩政治，二十歲就吃政治飯的早熟中國青年中，還有你那麼一個天真爛漫的人！」從此他們做了好朋友。

十年前的八月二十一，上海戰事正十分激烈。定和齋心他的樂譜會喪失，抱了一堆不值錢的物事，由上海回到蘇州家中。看看家中那一房子舊書，那幾大箱舊畫，以及那些老式大皮箱中的世傳珍貴的珠玉玩好，貂鼠狐裘，覺得不拘是什麼，都在戰爭中無意義，存在或遺失，對於他都無多關係。臨走時，却一樣東西都不帶，還是抱了那一捆沉甸甸的舊樂譜，上路向後方跑。蘇州，合肥，武漢，一直跑到重慶，知道音樂迷資格還在，方纔停住了心。身邊既一無所有，只有一堆使個人發迷的樂譜，好，暗樂譜罷，於是在國立戲劇學校教音樂了。這就是他後來作曲，一部份是話劇中插曲，——如滿江紅，棠棣之花，大雷雨等插曲，和近十年話劇發生重要關係的原因。過不八，他又離開了劇校，轉入重慶中央廣播電台，任作曲專員。職務是定期將新作的抒情歌曲，或與戰爭時有關的新歌曲，由電台廣播，如偶然：青年從軍歌，及慶祝廢除不平等條約歌，許多曲子因之產生。

從抗戰到勝利和平，八年中我一家四口都住在昆明，且多半住在昆明近郊一個鄉村中。昆明是個被轟炸損害僅次於重慶的後方城市。有大半時間，三十萬市民就每日在跑空襲中過去。從最先一次二十六架敵機轟炸，作成學生平民的死亡起始，以及最後一次七十六架敵機冒險來臨，在晴日當頭七千呎高空中，被盟機打下四十二架——下墜的慘敗光景為止，每一回空襲我一家人都看得清清楚楚。白天敵機來臨警報響後，跑入村後山中去，從二丈許高的綠蔭蔭仙人掌叢堆間，向明尋窟窿注目，即可見一列列帶銀光的點子發出沉重哄哄聲。隨即是炸彈轟下墜於附近飛機場或較遠城區時的

悶鈍爆炸聲，和追逐飛機去那個成串高射砲彈的白色煙雲。耳目所及讓我們明白是生存於現代戰爭中，凡輪到中國人民頭上的，我們也都有二分，隨時可以支付。至於一到夜晚，情形可就不同了。我說不定剛從被炸過的城市回來，帶了點給孩子們見識的彈片，和給自己的片流血印象，但真的在搏鬥中的戰爭儼然已離遠了。一家大小四人，圍坐在一張矮矮方桌邊從一盞竹架件成的老式菜油燈照明中，點黃黃燈光下，一面吃飯，一面聽取後山不遠的狼嗥，生活似乎又已回轉一百年，不僅與戰爭遠離，與現代一切都隔絕了。

孩子們生命活潑，在這種兩種完全不同對照生活中，仍不失其豐富聯想，對一切都歡喜提出問題。有些問題驟然提出，實容易惹起母親。我們想用說故事方式，給予他們一點抵抗當前中和當前的教育，就一面為說點祖先過去森林獵狩的故事，長期轟炸件成的生命死亡，與鄉下因擾亂來臨大規模死亡的情狀，既嵌入小小心子中，作成對於戰爭的恐怖與不可解印象，鄉居生活的困苦單純，與另外一些人的豪華奢侈對照，又作成另外一種迷惑印象，書報上也不能作滿意答解時，我們就為說明，這種種不幸和不公平，凡有知識的人都得忍受，為的是從忍受中可能為我們寄身的國家。帶來一個長期富庶與和平，以及為個人帶來一種新的希望。屬於孩子們的愉快愉快，即戰爭勝利後。會有一天，全家飛到上海去，坐在一個大戲院樓廳的柔軟舒服椅子上，和愛中國愛孩子的塔塔木林洋伯伯，同嚼點好吃糖果，參加音樂迷定和三男舅的作品演奏會，看他在台前作指揮，演奏他個人的作品，並聽聽那些好聽動的歌聲，和使人感動的巴掌聲！從歌聲

賽裏和巴拿摩，都可以讓我們溫習一下過去國家一時國家在試驗中受挫折的黯淡痛苦，以及掙扎的努力，也可以讓我們想像未來種種幸福，等待它的慢慢實現。

不意戰爭當真即用草草率率的「勝利」來結束了。我們且居然由昆明滇池邊一個小小村子走出，共同來到熱鬧萬分的上海市，預備參加定和的作品演奏會了，音樂會在一種如所想像安排中進行，四個姐姐作為會場中的招待人，兩個外甥站在入口處收票，七十個大小花籃排在台前，到愉快歡樂中結束了這個演唱會時，住處三樓各個房間竟成了花房，幾個孩子且在花籃間提起迷藏來了。可是國家社會却正陷入一種新的可怕的紛亂中，稍有頭腦的人，都知道明日可能有些什麼事，會使所有中國人都得在一個新的痛苦經驗中受試驗。也正若給孩子們一種教訓，即一離開戲院，就必需和所有在戰爭中長大的中國孩子一樣，擔負明日歡喜玩槍炸炮的人物壞習慣給社會國家所造成的恐怖和不幸，且在這種恐怖的不幸中，大規模作不必要的犧牲。這一點，目前和孩子說來也許並不很懂得。但凡是為人父的，試想想，總不能不為這個明目張膽自驚心，要想個辦法，為他們有所準備！

我是個弄文學的人，照例得隨同歷史發展，學習認識這個社會有形制度和無形觀念的變遷。三十年來雖明白社會重造和人的重造，文學永不至於失去其應有作用，愛與同情的抽象觀念，尤其容易和身心健康品質優良的年青生命相結合，形成社會進步的基礎。但是當前少數人病態殘忍情緒擴張所作成的局面下，任何偉大文學，對之能發生如何作用，就不免感到困難！可是却保留一點希望，即文學或其他藝術，

尤其是最容易與年青生命結合的音樂，此一時期或後一時，將依然能激發一些人做人的勇氣和信心，使之對一切不良現實所作成的信仰敢於懷疑，承認以外還知否定；於明日將來接受更大挫敗時，始終不至於隨便倒下或逃避。這點希望使我想起了「音樂迷」三個字的莊嚴意義，當塔塔木林先生的悲天憫人處，與馬歇爾，司徒雷登的善意，都顯然證明不濟事時，音樂迷或其他方面凡是能對當前病態現實有否定作用的文化迷。於明日都有其異常莊嚴的意義。

定和的年齡剛過青年而轉入壯年時代，過去的「迷」既已證明了迷的收穫，不是一般頭腦放假者流所能企及；自然不會即以當前成就自限，還能作更莊嚴持久的跋涉。重新檢討研究這個國家民族弱點和長處，以及文化史各部門所表現情懷和願望的方式，來好好消化它，綜合它，再從樂曲中加以重視，產生更多宏偉堅實的作品，這種成就和其他方面個人或集團致力研究的文學或科學成就，另一時將異途同歸，歸於給多數目前正由青年轉入壯年一代為人父的，在另外；回困難來臨時，還不至於失去對於做人的信心，為孩說故事，把故事重編說明這個國家的和平與幸福，雖經前人種種努力而獲得，但不久又即為前人在疏忽毀去，一切玩火者的結果，在來不及悟，悔，愧而有所改作以圖救時，已大都完畢了。國家也破碎得差不多了，但年青一代，都必需充滿信心和勇氣生活下去，好好接受一種爭奪以外的教育，用愛與合作代替爭奪權勢來解釋「政治」二字的含義，真正的進步與幸福，一道種價值中，才會重新來到人間！

論讀古書與新文藝

張壽康

分自古才西植我不有，方方。舊呀。前文說方得想斷作每善詩抗我詩錄。舊口，得抗新中的風國學所衡的不中類。文說也出衡詩國與都詩則可，看旋，似。煮的祇，人詩統必過到及它法讀有這。與語是其是發也，定些處，的却，這樣。新書一實極，極不而是年可至籍不或變的。文有種除說一，是道反代以於圍如是一話。歐更其去傲。例直抗都時舊固此以節，中大寫時的這外統，常經詩然。為，朱的的的以見裏，對可經驗能比我研一先。美距語外解所很於是過，成轉以詩有生。的難言在，說可反每革不極窄為變些不。作罷，詩對的能抗國命轉枯狹中成人知。品了並論於中地的詩運動的，國一棍道。一不第中國幾人也勁則話它文稱本說。都。必四西文千們都，任，的學探反了。有本為章文學年的有每何這精祇估對多。作來死論學祇積影一種模要鍊有，讀少。者文的表有有累聲個新節看深詩粗舊，的學文現深詩下反一與都學永，礙詩我。樂沒字中刻，來而線作可者卻還自，記。切有，說研選的特相風以是往可由或得。情新不，究可實別承對成否往以的是在。緒書過所的以藏大編於極善非同創以詩。之，和謂，同還。延舊精學西西造為論。

去道確先尤新也，祇和新無廢這。調樣苗生其舊不用而新文講，變。讀的，本奏文妨不好文學可所廢朱。看一但人現學去着壞學家讀朗句光。中在當出家讀再的運所，臨話潛。這論當然朱的讀德分動不新帖：先。一一時是先偏看倡別者樂作在一生。句，新以生見，，之道品多我。其文為自，我沒攻，容讀以給。說辦學新己也朱祇有擊其書為青。得識反舊的說先勸新讀貸有；向年。多實古不中得生有舊經各數現一。變在思可庸一遺開的和與，當般十二。婉是想偏立針話工分念學而新人。約一與廢場見說夫別古究舊舊說封。而般盛，血得有，詩之書交法信。沉人的舊不，非好書文厭又替，的。痛所時書左遺常與年，惡受時臨第。啊不候堆轉一激致們都新復代帖八。！及，中亦段底的讀是小古，和封。的朱很不中，人新偏說反一寫價。先可右的中，書見和動般生談。一生以轉未肯對已，白影青都作。也能發，一。於成文話幾年不中。不說漏在句對舊時學詩，頗可有。妨出新朱，於書整上，為苦偏有。

辭而廢十須，新今。源幾紙要如，文。能，線圖果，向化民。魯，那裝書中，且衰國。這言裝書管國，與落二。的論，古新。十。原，個你因書，知介四。版一，他思為，相紹年。書把作一中沒，等新王。線裝書的人，那與五。裝書？詩圖讀，讀似生。的部設讀書，古古在。國到要，多，書新輯。憲茶依，其我，印。法朋從，中敢，其邊。去，此書所大，新重書。也，殺，其，肚，書要集。要的復陳的，至，等序。同話若說，說，上。其，人，有，少。一。命，那，與百中，也。說。運線，無分關，要流：。了裝古用之就，相傳一。的書的七不，等古方。

現中文的他文於不創。些對謂解舊有。代的國學對或古動作第是於古，也選。的的作年於非許人革二大新書但就釋以。文這品們舊文及的新是認文作我成的上。學產的，文，舊語，不不茲舊以為能我。著無力要作以學文在古，翻，凡的？的。條，再品使作的空書非譯時是，同是。也件不走，他品，子不無文的新新是舊文。讀相要上然得根，胸裏讀法章人舊的否文。一當有兩頭本無寫陳，及，個也能學。讀珍偏種些痛不半一舊所西習見就修。視見人不眠了卷些的以洋染的是欣不。的，了花解，汗無文他式既人舊賞應。但因覆解，，味學對新深，的？當。我為嶺的茫沒，硬的作於詩，其了有有。們我，做無有自新品新有已中，了界。是們要視所欣為，自藝看其兩這賞，限。現是普。得賞為，文無己是不中個話的只。代中這我，能文無己是不中個話的只。濟國培希遺力，藝聊本牌價的原似程度。學人植發樣，作的箭視，樂因乎度讀。；，讀現的一，家小槍的聽聽第有，者。對對新時人篇，說後神為，一些當否。於於舊代，古對。的氣那而是費然否。

，沒方中。那反有抗國。當過一衡聯。然來精的文。同說神文當。是論，了也。死的新有，不能。文，精以例。字而神我外。作一，更。品，為。一就文為。頭是學。色活不。悴，新。形遠，有。枯以何，精。的不。有。

寄

無

之一

送走瑞因後，我安安閉閉的回了家，和每天一樣，暴風雨後，我祇剩了悵惘和昏亂，瑞因的走似風，雨止後晴天裡的一片暗雲，我感到空空洞洞的，自然不是坦然，可是也不是惆悵，在友誼的過程中，我和她不能有心意的吻合，也就說不上了解，不過總算我大學中的熟識而親近的朋友之一，三年中她永不表現出她個性的尖端，於是給人以淡和平靜，讓我憶不起愛和恨，能使我留戀的，却是車站的一雲風光，那一絲小風，確實吹得好，一些些別離的凄然，使大家如秋湖水，淨而靜，輕而清，三年中瑞因可使我憶念的也就是車站上的一刹，於是我不惜別了。

去年重九，我偶然寫了一首詩，後二句是「惆悵江南兵火裡，不知何日是歸期」而她的還鄉，我却感到是一個陌生的家，一羣陌生的人，以後再藏起自己盡力的去照別人的意思，周旋周旋，可是坐大車，走長的路途，大有情趣，遠遠的荒郊，夜的冷光，青色的燈火，瑣碎的星子，旅途的夢的夜，夢的人，以後一串串隱約的夢的歲月，我想恰好把這一句詩送給她：「野店風霜要早眠」，她大約不會永夜失眠吧，她永遠是安詳和悅的。

長日無聊的枯坐着，不愉快的事太多了。我愛水，水給我清新和淡的哀怨，水流帶去了如花的歲月，和年華，我更愛每一個好朋友，和每個年青的歲心，我希望忘却的事，恰是我長遠的記憶，而我又喜歡它在苦着我，我乃更厭惡文學院的大門，我怕看見那些奸詐而老邁得黑爛了的心。又是一週了，我願意日子過得加倍的快，在暴

風雨後，大黎明會帶給我們燦爛的日子，和埋藏下幾多歲月的悲痛後的暢樂的微笑。

夜越長，人乃越消瘦，我不愛看人們過分黯淡的臉色，雖然我自己也是如此，我羨慕凝靜的人。在午的河流裡，有時汎濫，也有時涸竭，可是我們會加水，會築堤，我們有如鐵的身體和意志，不愉快之後，我們要去找更愉快，祝福給你們！我的每一個好朋友。

之二

前幾天接到瑞因的信，他說「一家歡樂」。則歸意鮮矣，快考了，不禁為我荒蕪久了的功課，發一惆悵，今天在太廟圖書館坐了半日，十三四歲的小孩子，津津有味地看着六書通，我更感到我荒廢了自己的時間和力量，而不學無術，我永寧寧定。拋棄了一串串的日子，我把自已屏棄於學校門外，凄然中又不禁失笑了。

我愛春，春是青年人的懷抱，然而情難嘆流鶯聲住，春到底是歸去了。夏日炎炎，無聊增加了懶和怠，在老去的記憶中，我想起了南海溫潤的風，為什麼不有一個長的寧安呢？而我們終於悄悄的回去了。我怕夜闌人靜後的索寞，又不能安於沉默，冰心說：「我們如果不能如風的飄蕩，就應該如山的靜止。」飛揚要有機遇和才智，靜止則需要有機遇和定力，而我祇是喧器，笨拙，我乃聯想到那一句「懸崖的兩不會打濕衣裳。」我們那愛惜這道不回来的歲月，和年華，還是多念些許吧！充實自己，較比空有大志，總要實際多了。不然，無可奈何花落去矣，我渴望着一個晴天，晴天後的歡笑，究竟是幾時呢？

在這紊亂的字跡裡，我要你們耐心的看下去，我要你們在這裡讀出我的憶念，請帶我的禱詞給每一個朋友。

無垢 三五，六，一九。

無垢 三五，四，二八。

雪 龜 雜 記

葛傑

——而我看到雪，看到這山谷裡落雪時上山工做的人們就會懷念起霧的季節。因為那時候猶如他們是在播種，現在則應有辛勞的獲得。

倚在窗前能提起筆來寫信給你，在我，是無限欣悅。幾乎將近兩月，沒有對你談話了，而今，居然從我手下要說出許多言語，你想，我將如一個孩童得有了自由般的快樂。自從病後移居山麓別墅休養以來，要以這次的心境為最佳。前次，確實的日期我忘記了，雖然正值麗秋，但我為病勢所累，總未脫出苦痛，煩悶。想病中是如何懷念故友，這山麓雖幽靜，但那祇是對病人體質上的治療，從潛伏在深處的心靈上說，則遠不及一滴友人的熱情。你送來的晚菊，早已枯萎在瓶端，但我不忍拋棄，放在窗臺算是陪伴着我的寂寞，它們早已結束了自己的生命，現在，應該讓其他一種花草來代表一個季節，因為寒冷的冬月早已來臨，山谷如睡眠，沉靜而寂寞起來。

每晚我遵照醫囑，照例早早睡下，因而也能聽到黎明的第一聲鳥叫，繼而陽光慢慢落在我的床邊。現在，鳥雀們都躲在小巢裡開始作一次長久的睡眠，巉巖裡便不再響起那種跳躍的音樂了。就連簷下小燕也不會向我告別而去。這幅窗緣裡的風景畫面，時時改變它的色調，是晴放，是陰翳，是清秀，是黯淡，如火灼，如雷洗；似乎會為藝術者的油彩所點染。那些峭切的峻峯，和平伏的近崗，是多麼有詩趣呢，隔著谷壩鬱茂的蒼松，翠杉，還有雜亂的叢棘，偃仰地生存在着，死亡。這些彷彿與山崗永遠聯繫在一起的。一天山風吹來了，那些樹木則如奔騰開始怒號，和瀑布相混雜，猶如萬人空谷合唱。說到瀑布，你不是曾轉過山角仰望於那白練奇

觀麼？可惜我祇能聽在這裡聽它的聲音。但是從那裏流出的清溪是流過我窗外可看到的對面的山麓的，你想，那溪邊的孩子們玩着清水，濺起白浪，讓我看着是多麼有趣呢。想來那裡一定漂去無數落花，和秋山的紅葉。多麼麗的泥紗少女在下流拾起，驚喜於自己的偶得呢。祇要我的病勢減少苦痛的時候，我就聽到瀑布鳴聲，那聲音是沉重抑是暴燥呢？我無從向你說，不是麼？那都是隨你的而變更的。晨起山谷飄動的清氣徐徐襲進室內，我立刻嗅到百草葉的甘香味兒，隨之有清新之感。久而我乃得到習慣的安穩。常凝視於窗外的什物幻想着許多無涯的思緒。

說起來，我很慚愧，因為這座山麓對我尚不及對你更熟悉些，雖然我居住在這裡的時間較長久。上次你來看望我的時候，能有充裕的時間去出遊覽，玩訪；而我永遠關閉於這別墅裡，昏亂的睡眠着。我認識這山麓，村莊，和山居鄉民是從守宅老人談說中得知的。偶而護士們也對我講說些無聊的事情，你是知道我的，我極不願意談說無關痛癢的事情，然而，護士們，那些溫柔的女人好像以這種口調是安撫病人最好的方法，見面總是說：「你的病好多了許多」或者：「你應該再多休息一會，睡眠是最有益你的身體。」我實在煩悶，因而，立刻，開始想念你，想念你在這時一定有一片懇切的慰藉。

現在，山谷裡正在落着大雪。這要算今年第一次落雪。彷彿沒有給人預示，沒有寒冷，一夜之後天氣突然變得陰霾起來。雪已落了三四日，滿山滿谷披起白色之衣了。我的精神漸漸轉佳，一連數日的歡悅並沒有隨著天氣而改變。外面氣候想必十分寒冷了，河水是否結凍了呢？室內如此溫

暖，我能安閒下心情閱讀一些書報了。所以，現在寫信給你，我認爲和你能談許多事情，寬寬心胸，這要算我病中最欣悅的了。

從窗櫺望出去，遠山，近坡，高臺的廟宇，低階的村舍，都嵌臥於白色的下面，那蒼松，和空落了許久的枝幹，如今又撐起花斑；我真疑心它們又得到生機開放了花蕾。唉，唉，你是喜歡雲遊的，這是我忽然想到的，你不是說過你的故鄉每年冬季要過得很長，而且總落幾場大雪麼？那裏，你應該來到這別墅裡居住上一個時期的！——至低你須等待渡過沒有雪的日子，我是說你的故鄉每冬雖有雪，然而却看不到隔大山谷層層峯巒裡盡是白茫茫的天地，若是宇宙真有純潔，那麼，無疑地，表現在這裏。你看，雪落得更大了，那鵝毛片片翩翩飛舞起來了。落雪的日子鄉民不該休息了麼？這是多麼宜於在室內襲取暖的機呢，但是，我適才看見兩個農夫走過去，那山路已被雪覆蓋，這些山民永遠是勞苦的，無休止地工作着，他們來往往從家裏走到田間，或是從小鎮上回歸到村裡，從無懷着悠閒的心情貪玩於山穆水秀。你看，你看，又有三兩個鄉人過去了，他們荷負着空筐帶着繩索而去。我想，大約你和我起初一樣，懷疑於他帶着的工作。

是呀，凍冷的冬天他們依然有許多工作，可曾記得這山谷裡難時生長短矮的叢樹，它們的枝幹很細，但很稠密。它們喜於叢生，連綿綿綿地誕生成到滿谷，頗類似我們家鄉的一灌榆，灌榆和普通植物一樣，是生在夏季的，但這些樹木，冬天却是它們的繁盛期；和冬青樹一樣，寒冷能修築綠它們的葉子，這裏的鄉民把這種樹叫做：「冬紫」。說來這實在是一種奇奇的植物，在我們的知識裡似乎找不到它。它們的葉子很美麗，不大，而且近於圓形；鄉民所食用的便是它的葉子，做粥，做菜都很可口。今早我特別請他們爲我弄來食用。大約你還急欲知道一些關於他們的培植法。不過

，請你不可過慮，這類樹木是很容易活的，祇消在秋日，尤其是它們多葉的時候，打去枝端，經過兩個月的營養，冬季正身或許是抵禦寒冷的方法，而在人們却是借此剪取的最好機會。這和食用可以媲美許多。

想起秋日，山谷地方是多有重霧的。我因爲正是病勢沉重，初移居到別墅來的時候，自然被痛苦所環繫，無從領略那時的清景。現在回想起來，對於這裏的深秋佳日的無情晰的觸感。你或能明了，我決不及你，那時你居在這補則能專心接受一個新的環境的賜予。不記得麼？這敗菊便是採自南山的，那時我很愉快，從這之上我或可得到一個季節的來去。早晨滿谷升起了白霧，那蠕動的霧氣，如一片清白翠薄裊裊的，沿着崖崖而遊行。一羣羣的鄉人；開始在霧裡行。剪去「冬紫」的枝頭，劈下枯幹。一片片的樹木都整齊所整理過，從這裡走到那邊，自南山轉向北谷。他們唯一時你曾否看到這種工作呢？看到了，難道你沒有問過那鄉民們這是什麼工作呢？我想，你或許無心於此。時間匆匆，而你離開這裡兩月有奇，這些愚樸地鄉民在這時已都得到他們自己的收穫了，自然，在今冬他們食過甘美的粥和菜食以後，臉上又會掛起真實的笑意。

你看，說着，說着，他們有的已經從山背轉過來了，筐子裡早已盛滿了冬紫的葉子，那份量一定是不少的。他剛背背得委實看出吃力來了，但你可以想見他轉過頭來，該是暢通的多了罷。接着有帶筐子回來的，他們是陸續剛剛上山採取冬紫的鄉鄰一定要說：「今年還算不錯。」剛剛他們的收穫更豐富。

雪依然是落着。而我看到雪，看到這山谷裡難時上山工作的人們就會憶念起霧的季節。因爲那時時候他們是在播種，現在則應有辛勞的獲得。有山霧的時間愈久，他們的工做愈繁多，而今，必要收回沉重的成果。

開豆

年

凌青

晚風帶着穀香和沾滿了露水的野草氣味不歇地由被夕陽點染成金黃的穀田掠過去，又從雨水匯成的泥沼那邊飄進正升起炊煙的農莊去，然後升起來和樹林的軟梢攪攪就消失了。

鉛灰的雲影也正在穀田上追逐：閒逸地互相吞噬；衝擊着，躲草根下的秋蟲開始細碎的，連續的嗚叫。有時拖長了，又有時突然停止，却又跳躍到穀穗上，仍舊繼續着嗚叫和嘆息。

天色漸漸黑暗；深沉。攪擾着甚的風和鉛色的暮影漸漸生長。

夕陽的餘燼正在銅色薄霧般的晚霞後面燃燒，又變幻着顏色和形態。

「早霞陰，晚霞晴，明兒個天兒又錯不了！」

「噫！」

「穀子再晒上幾天也說快八成熟了！」

「可也該來場雨啦，好耕麥子啊！」王頭兒和月工王二怔子在地裡翻着白薯秧子，望着天氣你一言我一語的。

地邊兒緊挨着的大道，時時過去往地裡卸糞回來的大車，每逢走到這兒就招呼一聲：

「王頭兒，該歇歇兒了，也不怕大嫂子不放心！」

「好說！把你的屍去吧！」

「哈！哈！過去了。」

「是他媽的冷了，混身都直起雞皮疙瘩。」二怔子停了一下工作。

「這這快貨！」王頭兒嘲笑者，自己呢，可也把扔在地邊兒上的小夾襖穿上了。

「你怎麼也……」

「先穿上呆會兒走不礙省事了嗎！」王頭兒不等他說完就先說理由出來。

「得啦，別遮擋子啦！」

當他們兩人剛抗起了白薯挑子的時候，恰巧鄰會上的人也由鎮上回來了。

「老爹！您回來啦，怎麼辦了？」王頭招呼了一聲會頭張長有便緊接着問這回交糧的事。

「唉，還不是人家吩咐什麼就是什麼，這他媽的哪兒是開會呢，簡直是受罰去了。」去的時候，這個說要求少交，那個說緩征……鬧得一團糟，說不出來整主意，一到了那兒，就有點頭兒的份兒了，連大氣都不敢出，周家更瀟氣，

上頭說離火車道也不是多少不准再種莊稼都答應了，還說什麼……唉，甯題了……張長有一口氣把剛纔的悶氣全攪出來了，別的人呢，只好默默地計算着自個兒家裡的麥子够不够交租子和看青錢。

「究情起來還是老天爺不睜眼，麥秋恨不得來個插牌兒旱，臨完才打三成，卽家窩那樣的夜潮地才打六七成。」王頭兒悽喪地說。

「唔……題那個幹什麼，反正今兒個就計睡，不知明日穿不穿！走一步算一步吧！」張長有也只好這麼說。

「那咱們要求要求交小米成不成？」沉默了一會兒的三棍子突然愁聲怨氣地插了一句嘴。

「那就成啦，要是星月給月亮，那算白說，再說，照這樣天，一天半天的穀子也熟得了啊！」張長有瞪了他一眼，瞪得三棍子再也不敢說話了。

「還有……張長有接着說：「就是你拿穀子去換麥子，集上也得有那幾錢呢！今年收成不好，誰還捨得賣！」

「上頭限三天交齊，由大鄉鄉再往縣裡拉，時候是趕不上了。」跟着張老爹一塊兒去開會的李五爺補充着。

於是，大家又不言語了，似乎都在想自家的事。直到分手的時候也是這樣。

黃昏後的陰影由山脚伸展着，未幾，籠罩了整個的唐家屯……佛龕前的海燈的光亮在壁上描繪出張老爹的影子，這時，全家都正在吃晚飯。貞姑又把冷飯重新攤在鍋上，蹲着身子燒火，芝麻醬炒麵的火苗照得她臉紅撲撲地，坑上：張老爹和張老孀兒都盤着腿等着。

鍋內的水咕咕地開了，於是貞姑又站起來到裡間屋拿出粗碗和三雙筷子放在桌上。

「會裡誰跟那兒呢？」張老孀兒看着張老爹臉色不好就找話兒說：

「誰都不在，這到好，空城計！他媽的全撞喪去啦！」

「唔你幹什麼……」

「幹什麼？他們誰使會裡頭錢，報花賬，進城吃喝玩樂，回來上賬，還諷得了我！你說會不讓人生氣，一來每家攤這錢，交那錢，有事全是我，明兒個不幹了，說什麼也不淌這個混水兒了！」

「那也別那麼着！反正人心裡頭都明白誰好誰歹！」

「那我也犯不上啊！」

「老孀兒！您剛吃……」張二在院子裡就先招呼，進了屋，也不坐下。叨着煙袋站在坑頭裡。

「那什麼……我來找老爹說說我們看青的不是十幾個人嗎？那個……那個……他們想把青錢使了，誰家不是一攤啊……都趕上這青黃不接的時候……老爹明兒個您跟會中給題一聲兒得了，捎帶腳兒的說一聲就成，到是不忙。」

「都誰支呢！」張老爹眼皮都不擦一下地說。

「要是……那什麼……都支出來得了。」張二期期艾艾地說「給誰支不給誰支都不好！」

「你呢？」突然張長有轉過身把臉衝着他。

「那個倒沒關係，您瞧着辦吧！」張二期知道說不過張老爹去，但是他不能不顧到自己：「老爹，咱們爺兒倆怎麼

都成！

張二走的時候，張長有坐在坑上並沒說什麼。

你乾，給就給，不給也不是你一個人的主意，何苦得罪他，這年頭兒，誰都得罪不得！」張老嫗看着張二出了街門纔慢慢地說。

「不是，你可不知道，他們這一羣人，一窩子看哪，一到這時候知道離了看青的莊稼就丟才來這要一手兒這幫人什麼都幹得出來！」剛平靜下來的心情又被這件事勾起來了：於是，記憶中的罪惡又都湧上心頭，使這善良的老人陷於自慰的沉默中。

已經半圓的銀月露出冷冷的面孔吻着森林，銀白的光華流瀉到大地上——然而牠是那樣的輕浮，像是要飄然離去。

葦草般的穀田和把魔鬼似的黑影印在地上的大蕨子都靜悄悄地立着，自畫被風播弄得嘩嘩地響的玉蜀黍也停止了顫抖——一切都沉沒到寂靜裏去了，伴着它們的只有夜間被露水沾滿了土地和野草的氣息。

這時，彷彿有一種令人懷疑和懼怕的空虛存在，它使一切都在等在，等待着一個新的刺激。但是沒有人能知道這個。（然而，全在受了暗示般的等待着。）

清晨，張老爹照例地喝了早茶之後，會裏頭的人和一些地畝比較多的地主却不約而同地上張家來打聽昨天的事。

張老爹叫貞姑上裏間去燒水沏茶，這裏却早已談上了。

……「那麼，我們怎麼辦呢？」聽完張長有的話以後，周振海急急忙忙地問。

那再看罷，別的村子不知道怎麼着，聽聽再說吧！」

「我看還是先斂齊了再說，什麼時候都能往上交！」周振海賣弄着自己，爲了讓別人看更又加了一句：「我在城裏頭常聚順興掌櫃的時候，上頭要是一有信兒交營業稅，我就是這麼辦！」

「這樣也好！」有人附和着。

「好是好！」張老爹禁不住又攔住別人說：「可是讓每家交，那兒那麼容易斂齊了啊！」

「長有！」周振海爲了張老爹替別人着想也帶點兒氣說：「儘管那些拿不出來的，到時候交不上，這沈重是誰擔啊！」

「那……別人不言語了。」

張老爹却更進一丈地說：「這麼着吧！好在拿不起的只有兩三家，我先讓周老：先籌上得了。」說完了乾笑了笑。

「這……」周振海卻沒料到張老爹說這個，也只好乾笑了，沈吟了一會：「只要會上這麼說說就成！」

「我們先催催各家斂斂試試罷！」也是這唐家屯數一數二的富戶李永江放下煙荷包一邊裝煙一邊說。

「也對，催催再說罷！」別人却也以爲這個主意不錯——周振海站起來油油地走了，別的富戶也走了，屋裏只剩下會裏頭有職務的人。

「五爺，還有一點兒事，就是看青的要青錢，您說怎麼辦？」

「支青錢！年年兒這時候支，這簡直是……誰來說的？」

「張二！」

「張二！我就知道是這小子，饒着不正經幹活兒，偏會領着頭兒來這兒！」李五爺使勁地敲着煙袋，又抬起頭來說：

「跟他們說會裏沒錢，過二天！」

「喂——也成！他們還不至於擱下地不看吧！」

「哼！那也沒準兒，要不先給他們一半兒，您說——！」

「五爺看着辦吧，會上要拿得出來就先給點兒，要說沒錢！怕又讓人說閒話！」張老爹沉着臉子說。

李五臉一紅，趕緊說：「好吧！就那麼辦！那往上交租子的這回事呢！」

「我想打聽打聽別的村子怎麼辦再說，」張老爹說到這裏便朝院子叫了一聲「貞子！」

「幹什麼！爸爸！」

「你上村家替你二叔家打聽打聽他們交租子怎麼着啦！」

「唉！」

「大清早兒的，上裏的才剛走！路上露水也多，呆會兒去吧！」張老孀在裏面屋說了一句。

「唉！去罷！什麼遠道兒！」

貞姑只好去了。雖然她是個十七歲的姑娘，但是爲了家裏人口簡單，却也能做些粗活兒了。張老爹雖然知道她很能幹，却常常跟貞姑的母親說：「唉——這孩子要是個小子可多好……！」

清晨，雲霧遮蔽了山麓，天空低垂，沾滿了露水濕淋淋

的草地，使秋蟲們只好離開了窩巢。寒冷使它們不住地抖擻着身體，唱着悲傷的小曲。

陽光還顯得柔弱無力，輕輕地撫摸着金黃的穀穗。

人行道上只有貞姑強忍著寒冷在走——遠遠的大道上有幾輛趕集的大車轉轉地走過去；笨重的聲音在這靜寂的穀田邊上響着。

貞姑的鞋已經被露水滲透了，這使得她的腳覺得寒冷和不適。

突然，前面道左的玉米地裏嘩——地響了一聲；並不像風吹的。

她本能地睜大了眼看看着：「這是什麼呢？」呼喚聲得更短促了。她強自鎮靜着：「也許是一條狗在撲老玉米！」

她走過那個地方又禁不住回頭看了看，但當她纔看清一個人影撲向她時已經被看青使用的粉道棍打暈了……

只有秋蟲驚叫着飛跳開和幾株穀子悉索索地顫抖附和着這罪惡的事。

幾個秋蟲又疑懼地飛回來，停足在穀穗上，用腳擽着長長的觸鬚，像遇見一件奇特的事情似的偷觀着下面……

張二在領到看青錢之後，就走到村頭兒的燒餅舖去先還了舊賬又叫夥計：「打四兩酒，切斷豬頭肉，五千的吧！」當夥計轉身走了後，他坐在用石頭和泥砌成的桌子旁邊把這斗中的灰敲出去心裏想着早晨這件事：

「他媽的……真有助……叫你爸爸連幹這件兒的是誰都想不到……他看看給他拿酒和肉的二錢頭……」

也正看着他。

「你這傻里八幾地，誰我會什麼！」

「誰燕你了！」二傻頭翻翻眼皮。

「你他媽的要一輩子娶了媳婦那才怪呢，成天傻喝喝，可他媽的算錯不了賬！」張二笑着二傻頭，仍想着早上那件開心事：「真他媽的……」

他自斟自飲的喝了一會，嘴里又哼起小調兒來了。

二傻頭正在麵板上用趕麵杖敲着鼓點做着燒餅，突然張二叫住他：「傻小子，被你個悶兒，猜着了二叔請請你：梗兒空；燕兒大，上面長栗子。」

「誰有那工夫，留着你的錢吧！」二傻頭仍自敲着點兒烙燒餅。

「你這小子！不識抬舉！」張二並不因為這個掃興，仍自哼着小曲兒獨飲着——他已經有些醉意了。

這時，在他對面的桌子上又坐下了一個人：瘦長的面孔被一頂破藍帽蓋覆着前額，張二並沒看見他，但是他却聽着被酒燒紅了面孔的張二。

來人靜默了一會兒，突然叫了一聲：「二哥！」

「叫我嗎？」張二睜開了醉眼凝視着招呼他的人，來人緩緩地掀開了舊藍帽。

「你呀！好小子！老沒見啊！這些日子跟哪兒呢！」張二看清了是頭幾月八路軍從唐家屯撤走的時候就不見了的馮小四。

「二哥還沒忘了馮小四我嗎？」馮小四滿臉得意的樣子：「伙計！來他半斤酒，再切他一斤肉，揀盤火燒！」又回

頭招呼張二：「二哥！小四兒請請你！」說着就走過來和張二坐在一塊兒。

「正格的，你這兩月跟哪兒混呢？」張二順從着馮小四的意思斟上酒。

「由那邊！」馮小四笑着對他笑着擠了擠眼睛。

「你人了……」代替的是伸出大指和食指作的姿勢：「那可……」張二露出了狐疑的神色。

「二哥您怎麼了，哪兒不是吃飯的，何況……」小四也拍拍鼓鼓囊囊的兜兒。

「這麼一說，你是要做兒的棟元寶，抖起來啦！」張二羨慕地說，又把拿在手中的酒盞放在嘴邊上笑了兩聲才喝下去。

「那是啊，跟着他們走，揀剩下的就够吃喝不盡的了！」

「你往這邊兒幹什麼來啦？」

「我剛由翠兒山翻過來辦點兒事，還要求二哥幫個忙兒呢！」馮小四說完看着張二，等着回答。

「要我幫什麼忙兒？」

「二哥！咱們先別題這個，左不這兒沒人，」馮小四看着左右又接着說：「你跟這村子能混得出來什麼，孤孤零零的一個人，早晚給人家看青又不是什麼好事由兒，一年兩個麥秋也不準給，點兒什麼，幾兒個是出頭的日子啊，要是聽我的，就趁早兒離開這唐家屯。」

「唉！——你說的倒頂好，離了這兒上那兒啊？」

「您可別那麼說，就連我還混得這樣兒了呢，要論二哥

「您不且比我強嗎！」

「那——」張二還猶疑着。

「二哥！乾脆呆會兒和我辦完了這件事，哥兒倆一塊兒走，我保證吃好的喝好的。」

「對！就這麼辦！」張二睜大了眼睛用手拍了一下桌子：「反正他媽的在這村子也混不出好來！」

「哈……還是二哥您……」馮小四像做好了一宗好生意似地笑了起來。

大氣中流盪着生動的新鮮的穀香底氣味，像霧般朦朧的光影中迷盪着灰塵，濃郁的酒香已經消失了，二個頭收拾傢具的時候看見張二和那個陌生的主顧正走進唐家屯的西村口去。

二哥！您也沒家沒業，要是您屋裡有什麼想拿的東西您就拿，順快可記着捎着一把小鍋！我在村口這兒等您！

馮小四低聲地向張二囑咐着。

「好罷！你等着，我沒有什麼拿的，肩膀上抗着一個腦袋就成了！」張二喃喃地笑了笑走了。

馮小四微笑地取出了煙捲燃着了站在地邊上瞭望着，唐家屯村內外的一切在他看來並不覺得陌生，如今，爲了事情辦得順手，反而覺得親切起來。

……張二由村口走出來，右手提着一柄挖白薯用的小鍋，他看了看馮小四說：「怎麼着，走嗎？」

「走罷，」馮小四說着舉起左手看了看手錶：「還差一個多鐘頭呢！」

「小子連手錶都帶上了啊，賊這神氣！」張二一邊走一

邊羨慕地說。

二哥！完了事這個錢送您，再不然給您找一個好點兒的。」

哪兒找去啊！聲音中充滿了希望。

馮小四做了一個身段，學着唱戲的道白：「自然有啊！」

張二覺得脚下軟軟地，眼前似乎有許多他所希冀的東西圍繞着他……心裡萬分得意地叨念着：「我他媽的也許有這錢一天！」……

秋風在陽光下顯得柔弱無力了。青河站灰色的房子在鐵田邊露出來，幾個想搭車到北平去的農人正都把搭襪或是粗布口袋放在站台上坐着，有幾個却也不耐煩地常走進站長室去問這趟車什麼時候到，回答是：「一會兒就來！」再不然是：「等着罷！」末後還是站長室的工夫走出來告訴他們：「老鄉們別忙！呆會兒過一趟兵車，再由北邊來的閩子車就是了。」

這句話贏得幾個年長的農人千恩萬謝般的答應着，然後安閒地坐在口袋上抽起煙來，有時隣近的幾個就會彼此聊起說天兒來。

「咳——進城給姑奶奶帶點兒黃米面，回來賣斷布，幾年頭雖然不濟，但是也得穿暖了呵！」

「可不是嗎！這年月種地就不容易，花消是天大的，誰家還有那錢些數錢啊！」

「瞎——年頭趕的。」

那一個也許會真激動地對一個年青小夥子轉過臉去

的古蹟兒來。

「您看見這山沒有，可是不高啊，頂上頂還有個破廟，如今香火早沒有了，早些年曲旺着哪！這還是望兒山，您聽戲知道有個大夫啊！這老人家就住在這山上，說他兒子楊六郎打仗，叫馮屯有楊家將留下的古蹟兒，一掛甲車，一草甲店，一都是，後面還有個……」田成說：「六郎給做住一條黑龍，那不全……」

「……」
「……」
「……」

「……」
「……」
「……」

「……」
「……」
「……」

「……」
「……」
「……」

「……」
「……」
「……」

「……」
「……」
「……」

「……」
「……」
「……」

他們全知道楊大夫能耐好，但是他們却以為這是真姑碰見什麼邪魔外鬼的了，尤其是真姑的舅母和姨母們更堅定的向張老嫗說着自己的主意：

「照我想，不是她早上出去的吗？準是衝犯了什麼？要不就是遇見不乾淨的邪魔外道的了。」

「是啊！我也是這麼想，要不是碰見什麼，就會燒得這麼樣啦，還胡說八道的！」真姑的舅母附和着。

「老頭子不聽我的呀！他一死兒地去請楊大夫，您說我能攔他嗎？」張老嫗完全失去了自主。

「勸，到這個節骨眼兒上可也說不上來誰對誰不對，再說：娘親舅大，爹親叔大，她帶着你的孩子呀，又這麼一個兒！」

「其實，我可是爲你好！」真姑的姨母說：「這不是姐夫叫請楊大夫去了嗎，一時半時也來不了，咱們何不把前村子那個瞎香的請來先看看呢！」（作者註：鄉間人呼巫婆爲「瞎香」的說完眼睛掃了一下全屋子的人，看看自己這個兩面光的注意會不會得到贊同。果然有幾個人連說：「也好！也好！」她就更得意地說：「那麼着，誰去一，把那個瞎香的先請來！」

「……」
「……」
「……」

「……」
「……」
「……」

「……」
「……」
「……」

犯着狐仙了，怎麼着？喝點兒香灰，許的願，跟時就好了！

「是啊，人家比和尚還虔心哪，常年的白齋，不動一點兒葷腥兒！誠則靈嗎！」

「還有，她一來了不說一句就燒香，盤腿兒一坐就請神，可是這麼着，神仙都騎着馬來啊，本家兒得用洋錢堆上一個掛馬石！」

「是嗎！這年頭誰家還有洋錢啊，咱們告訴張老孀一聲兒吧，省得到時候亂抓也是沒有！」……

果然，張老孀一聽見這個就發了；「勸——家裏哪兒有那錢呀！這是我過門的時候箱底兒有八塊錢，我想着真子出門子的時候給他的！」

「那個——你倒也真不湊巧，我倒是有幾塊來着，上回你兒弟進城叫他給賣了，真姑的舅母請他買的神氣。」

「是啊！我可也沒留着，不是這真子兒嗎！」真姑的姨母也表示自己沒有。

然而張老孀兒却沒顧忌到這個，一聽見這話說趕緊就出去了？……回來的時候已經拿回十二塊洋錢，進門就說：「好容易才找着這錢兒呢，還是答應人家發子下來一塊錢換八升小米人家擔答應的。」

「勸——早知道我——真姑的舅母忽然說走了嘴，急忙又岔過去：「早知道這錢着，還不讓我給你借去哪，完秋兒再還也犯不上吃這個虧啊！」在慈心裏可真後悔：「嗐——一斗小米四萬多，八升就是三萬多，一塊洋錢城裏頭才賣二萬四五，都是爽快，讓別人得了個便宜。」她越想越心疼，

恨不能打自己幾下。

裏間屋的真姑又在坑上來回的翻滾，嘴裏胡說着，張老孀慌不迭地爬上坑撫摸着她：「寶貝兒，孩子你忍會兒吧，忍忍兒啊，一會兒睡香的來了就好啦啊——」

真姑的舅母和姨母也連忙用手摸摸真姑的臉：「睡睡得這樣！唉——這是怎麼說的，唉——」

張老孀沉默地坐在外間屋子坑上的坑八仙的邊兒上——這老人受有近日來連續的打擊已沉陷到悲傷和絕望的深淵中了。

院裏的粉樓一直到臨香的進門纔暫時沉靜下來。

臨香的兩手合十慢慢地走進屋來——這是個穿得十分整齊的老婦人，臉上却沒有很多的皺紋，顯然，她平日的保養是很好的。

臨香的進了屋便衝着迎門的佛龕跪下磕了三個頭，並不起來只在那裏嘴皮一開一合的默動了一會兒，又磕了三個頭然後站起來很慢地走到佛桌前伸手由銅製的香筒中抽出三根線香點着了，又轉身回來跪在壇上磕了三個頭跪起起來，用眼睛斜視了一下外間屋的坑，知道病人大概是在裏間屋內便走進裏間屋，真姑的母親慌忙跟進去。

臨香的捧着手中的香在屋子內轉了轉，又俯下身去用手中的線香在真姑的臉上，胸前，肚腹，脚，各地方化了炷，於是便有許多香灰落在真姑的身體上。

臨香的又跪倒在坑前的磚地上捧着香磕了三個頭，起身出來，又把香分開空插插在香爐中，便走到佛龕旁邊的蒲團上盤膝坐下。

香慢慢地燃燒，不一會兒，屋中充滿了煙氣，所有院子內的人都屏着呼吸，帶着恭敬而嚴肅的神情看着。院內的人也由門縫兒和窗戶看着。

一時這裏幾乎沒有聲音存在。

瞧香的嘴皮動了半天，突然伸直了坐着的身體，睜開了眼睛用着沉重的聲音向大家說：「我請的神已經來了，拴馬椿預備了嗎？」

大家一聽神仙來了，慌忙都立起來，張老嫗也用着必恭必敬的聲調回答說：「是。早預備下了。」說完便由懷裏掏出借來的十二塊洋錢，重疊地擺在佛龕前。

又靜默了一會兒，瞧香的又睜開眼：「拴馬椿太矮，神仙的馬高，拴不上。」

受了責備的張老嫗嚇得慌忙答應：「是。是。還有八塊呢！」急忙進了裏間又把自己的八塊拿出來添上。

別人也正和張老嫗一樣責備着自己：「你怎麼這麼糊塗，那麼高就拴得住神仙的馬啦，但張老嫗又怕還不成，神仙走了，貞姑可就……她不敢再往下想，急得蕪蕪着的眼淚索索地流着。

但是還好，瞧香的並沒再說什麼，只看了一下「拴馬椿」便又打起坐來。

「貞子是在穀子地衝犯了白神了」，瞧香的巫婆子突然用着男子宏亮的聲音說。

張老嫗趕緊跪在瞧香的面前：「您多慈悲吧，我情願給您送年節上供，做件綉袍，裝塑金身。」

「我走後，用灑在貞子身上的香灰一半用白水喝了，一半用紅布小口袋裝上帶在身上。」說完了便靜靜的坐在那兒不動了。又呆了一會兒瞧香的纔睜開眼……

忽然，象霹靂雷般地響了一聲，聽聲音很近，好像就在這兩村口外面。

窗櫺嘩嘩地震抖着，屋內外的人們都張大了嘴呆癡癡地互看着，餘音還在他們的耳中震盪着。

瞧香的却也被吓得慌忙下了春橙……

會上的李五爺急促帶喘地跑了進來：「了不得啦，西村口鐵道炸了，還翻了一列車，這，這，這可怎麼好，這不又是麻煩嗎！」

人們馬上都跑出去了，瞧香的趁亂拿起「拴馬椿」也隨着衆人跑了，屋子裏只剩下張長有，張五爺和纔跑來的李五爺。

「老爹！您，您說，這可怎麼好，偏偏在咱們村口外，換個地方也好啊！」

張老爹只「啊！」的一聲便坐在坑上了，李五也急得順着臉往下流汗。

「你再——再瞧瞧去——」張老爹抖擻着身子結結巴巴地說。

「咳——」李五爺慌忙又走了。

屋中的煙氣還沒有消滅。

張老嫗突然想起了貞姑，跑進屋去，用手一摸貞姑的臉已經涼了。

五月的雨夜

秋永

黑漆漆的夜色遮住整個宇宙，
到處尋不見一線光輝。
冷冷的雨聲，
仍在斷斷續續未停，
兩隻惘乏的睡眼再也無力睜開。
窗口開敞着，
透進清涼襲人的小風兒，
吹在無色的面頰上，
吹在鬆散的枯髮上。
溫暖的身子緊縮在被子裏。

x x x x x x x x x x

遠處傳來夜鶯「啾——啾——」的幽鳴，
夜靜中的龍兒，歡笑，歌唱吧！
五月裏寂寞的雨夜，
只有你能澈夜盡情享受。
雨，好像是停了，
積水不住從屋簷滴滴嗒嗒墮落下來。

x x x x x x x x x x

夜深了，朋友！
該回到夢鄉去了！
隱約的，彷彿是有人在呻吟。

「孩子……你，你……」咕冬一聲，張老婦就倒在地上了……

長工領着楊先生進來了。

「二哥，怎麼着，貞子不舒服嗎……您怎麼啦，甯着急，不要緊的，這時候也不過是受了點風寒！」

「老——兄——弟，你——你——不知道——」張老爹用顫抖的手指指着外面。

……

李五爺回來了。

「怎麼回事？」還沒走的楊先生問。

「埋在道邊的地雷炸了，力量可不小，炸碎了一節車，翻了幾節！」李五簡短的說。邊說邊擦着汗。

「傷了人沒有？」

「還題哪，都是由北邊撤回來的傷兵，這一下子……」鎮上的團軍不管，人家也不答題啊！」李五沒精打彩地說：「反正……咳！他媽的是禍不是禍，是禍躲不過！」

「唉——這年頭兒！」楊先生嘆了口氣和李五一齊走了。外間屋只有張老爹被便進來銜灰色的幕影包圍起來，燈籠的夜底脚也伸進來；於是，空虛的黑色的顆粒填滿了這靜寂的屋中。

只有香爐中殘餘的香頭還在燃燒着。

(完)

野戰兵

言白

鐘樓

鐘樓被滿風塵之色：
多少風曾爲它呼嘯，又有
幾許雨曾爲它洗去了污垢，
世態太枯澀了，而且模糊
誰能記得它，孤獨的鐘樓的歲月
朱緒色的圍牆剝落去外皮
灰日的鐘房牆垣的外皮也剝落
琉璃瓦失掉光燦，雕鏤的樓簷邊
雀鳥起巢又飛去，早已暗傷。
小花年年笑，而小樹生自它的足下
蕨蕨又欣榮，準備看爲
鐘樓的蒼蒼晚年而祈禱。

鐘樓東遠

鐘樓如一個老人，白鬚白髮又佩優
了身體，蹣跚美麗韶華，又過一段
錦繡的路程，而現在，自己的衰老的
步伐伐遲遲不能發動。它就是一個老人
就和一切丟失職業的人一樣
那鐵的鐘早早封鎖了一個較長的時間了
沒有鏗鏘之聲，沒有拜慕的男女們

也丟失了那些定時在它腳下聚集的
集會。因這此裏也就沒有熱鬧，繁榮。
鐘樓孤獨地頹敗地勉強地站立着，
鐘樓披滿：記憶，雜華，失望，衰老
而不知多少年代的風塵，走向死亡。

野戰兵

我們永遠守護着我們底旗幟
在那遼闊無涯的草原上，山崗上，
和祖國豐美的森林間。
而同時我們也永遠擴展着，使旗幟
樹立在原來的自己的草原上，山崗上，和森林間。
在任何消滅了敵人的地方，我們樹立起我們底旗幟。

我們都是懷着滿腔熱血和希望而戰爭，
而和侵略我們的東方法西斯鬼子抗爭。
我們的全部生活是戰鬥，是替同胞爭取
自由，反對外力的暴壓，我們在歷史的接轉下
得到：啓示，經驗，力量，要與一切人站在同一頂點。

我們來自不同的地域和有不同的職業：山嶺地，河海邊，都市，鄉村；大學生，商人，機械匠，報販，汽車生，農民；團體則是永恆的，沒有死亡；而同志們緊握着自己的武器，並且時時變換着迅速的戰術，掃擊敵人。任憑千萬條熱烈的心火和正義換取勝利。

在這裏沒有時間，只有「命令」，震天地槍炮聲就是音樂，藥火氣息裏升起，潮濕陰暗的地方伏下，而我們最大的安慰便是得到敵人的血，和消息。

白描

四月的園中多開花園外有鳥啼
白衣之女曼舞起輕步探花而去

而且多情的花香飄送到我的窗前
讓我懷念故鄉裏今日有梨花凋落

梨花凋落在旅人的鄉愁裏眠下
隔岸的詩人夜咏我將不聞不問

路人招呼着路人的迷路的黃昏中
醉人醒人的春風欣欣吹開楊花夢

燈蛾

因為一切都是黑暗
也唯有燈火才是光明
才是我們所渴望的。

我們的全部生命裏沒有白晝，
這漫漫永夜的步伐，彷彿
祇有從燭燼的長短上計算：
那一段深入黑暗，那一程將近黎明。
昏暗與崎嶇的路徑則或不完，
而黎明來臨前我們的生命剛剛結束……

我們渴望光明，我們熱愛烈火，
我們生活如戰鬥，同伴似戰場戰士，
一點燈光亮了，一炬火把亮了，
都是我們黑暗世界的聖地，

我們一羣羣奔向它擁護，環舞；
那火光愈炫耀，我們的
活力則愈狂騰，我們的
生命則愈有意識，生趣。

我看見戰士們：那們的伙伴
猛撲向燈火，灼着翅體，而死於燈火
那些為熱愛光明
為自己的希望而死亡的
忠勇戰士們的軀體，永藏於
光明之地，高耀的火燭之下。

於是
我冀想着自己
也有一個如比美麗的生命結束。

三六

胡同

蘊瑤

北平有句俗語說：「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沒名的胡同數不清。」由以上的兩句話看來，北平的胡同實在是太多了。每一個胡同都有一個名字，在這些名字裡面有很多是有趣味的。現在就我腦海中所能想到的，寫在下面；以為茶餘酒後的消遣資料。

譬如以數字為名的有：一尺大街，二龍坑，三官廟，四爺府，五聖庵，六合大院，七賢巷，八寶甸，九間房，十根旗杆，十一條胡同，十二條胡同，十五間房，十八半截，三十間房，百子胡同，千竿胡同，萬年大院等。第一個字屬於五形的有：金井胡同，木廠胡同，水大院，火神廟，土兒胡同。按方向分有：東觀胡同，南池子，西皮市，北長街，中國強胡同，前泥灣，德恩寺，左安門大街，右安門大街，上唐月胡同，下東合后，內務部街，外交部街，以百家姓為胡同名的有丁家胡同，弓弦胡同，王府井大街，牛八齋胡同，毛家灣，文津橋，孔家大院，巴家胡同，史家胡同，右老娘胡同，白廟胡同，米市大街，宋家胡同，李廣橋，汪觀新巷，何家口，呂家路，吳家橋，孟公府，周家大院，施家胡同，馬大人胡同，袁家花園，孫家坑，高陽里，梁家灣，陳家胡同，張家店，郭家井，楊昌胡同，趙府街，蔣發房，劉

藍塑等。依五色：分有紅羅廠，黃花苑，藍旗營房，白米倉，黑塔寺，以福祿壽喜為第一個字的有：福綏樓，祿長街，壽康里，喜鵲胡同。至於王廣福斜街，原名王福壽斜街。朱萃館胡同，原名豬尾巴胡同等，關於考証方面的，以後有機會再寄，最後以「陞官巷」，祝諸位官運亨通，步步高陞。

懸賞

本社為增加讀者興趣起見，每期有懸賞一欄，由本社略備名人書畫，及可資紀念之物品，以酬謝愛護本刊之雅意。有六個小球，重量相等，但其中有一球較輕，現在僅有一個天秤，沒有法碼，只許用天秤秤二次，將重量較輕的小球挑出來。

答對者，用抽籤方法抽出十名。

第一名：贈潘藻鏡先生書法汪嘯侯先生國畫，各一幅。

或合作扇面一頁。（可題上款）

第二名：贈名片一盒，或本刊二月。

第三名至第五名：贈本刊一月。

第六名至第十名：贈稿紙一份。

餘錄芳名。

答案請貼懸賞印花。至十二月十日截止收件

答案請註明姓名及通信處寄交：

北平（7）兵馬司四十八號蔣竹一收



酒徒

林青

天是淡灰色的，太陽沉陷在雲層中，從那裡射出耀目的銀光，風裹着灰塵，曳引着黃昏時的微明向山凹中飄去，建築物空虛地矗立着，漸漸蒙蔽在暗影裏。

我用手拉直大衣的領子，走進一條幽僻狹窄的小巷，然後在一個黑色的小門上敲了幾下（當然，這是一種暗號。）

「誰呀！」開門的沉鬱的叫着，但同時的門也開了。

「妙極了！也請你給我關上門！」這個寬頰骨，臉上有劍疤的傢伙沉悶地向我說完就吹着口哨走了。

「一個賭場中的虱子！」我笑然後走進北屋去。

兩間屋子擠着人，桌椅吱吱地叫喊，人們伸出手搖撼着，怪聲的叫，噴吐沫到別人的背上。這些人差不多都穿着小棉成者是夾襖，然而外面却披着一個山羊皮的皮襖。……劣質的煙草煙幕，混合着汗臭瀰漫着整個的屋子，並且正漸漸增加。

「媽的，舉十！」一個年青的小伙子使勁地把手中的牌扣在桌上，漲紅了臉叫喊起來；旁邊的人哄——的笑起來！

另一個却高高地舉着手，大拇指緊緊地扣在牌上向下摸着，嘴裡喊着：「要八不要九！」

別的人頓時抓着他的話頭：「對，要八不要九！」

坐在椅上滿臉雀斑的中年漢子憤然的搖擺着頭：「要壞！」

「……噲……圍着的人縮回伸着的脖頸憐憫地嘆息着，有

的借若這機會趕緊吐口痰；點起煙頭兒，叨在嘴上，又伸長了脖子聚精會神地看着桌面下下的賭注。

突然，屋角上一個粗腫的嗓子喊起來：「他媽的一條龍！」

帶提五魁，叫你這傻小子給打錯了！「馬後課！」彼責備的也用着尖銳的聲調反駁着。

整個的屋子到處是憤慨，歡悅，懊喪和嘲笑。

我用力地擠過人叢才在另一張賭牌九的桌子找到舊新：……這是個被魔鬼誘惑而沉溺到酒，賭上去的傢伙，（沒有人知道他為什麼這樣。）我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認識了他，之後，他就常常到我家去拉我去喝酒，他的理由是：「我這單單的呆個什麼勁兒！」

……如今，一到黃昏後，我就到這來找他，和他出去喝一些酒才能強勁着他回去，免得第二天早晨誤就停止班……他自己從來沒有注意到失業後該遇到什麼。

今天，他仍像往日一樣地和我走出來，但却向我誇耀地拍拍兜子：「媽的今兒順興！」

到了街上，他提議：「走吧？吃東西去，喝點兒！」

我默默地和他走進飯館，揀了一個屋角裏的小桌，他一邊左右望着，一邊訴說着自己在賭場中的勝利：「你瞧，他媽的這玩藝兒也是命運，趕時氣，趕他媽的……」

……他斟上酒，沉默了一下，用手護攏額髮，又開始說……

……

一般人全以為這個能傾家敗業……其實，你知道……我怎麼……
我愕然地不做聲，默默地聽着。我知道，他已經完全忘掉上來向我哭訴着他的失敗了。

「你……」我剛開口，他已經用着更興奮的調子說：「你說，人活着，活着，還不是兩個一個倒，媳婦兒，狗屁，我那個媳婦還不是跟人家跑了，跑了怎麼着，算了……不在乎，有志氣明兒個再來一個……」

他一盃盃地喝着辛辣的冷酒，憤然地說下去：「媳婦簡直是傷風的鼻涕，越甩越甩不完，永遠吃你喝你，你呀，一結婚一輩子就完了！」

過後，他喃喃地說：「唉……一結婚就完嘍……」

他的兩頰被紅暈蒙蔽着，眼睛却仍閃動着冷冷的光。

雖然，這時，我尚不懂得他的身世和遭遇，但是我知道，我會捉獲着它的，並且它一定很沉重地落進我的記憶中。

過去，他時常出現在我面前的時候，我也曾問詢他，但是那除了酒後就顯出奔波而顯得蒼白憔悴的臉孔却永遠沒有洩露出什麼。

如今，我凝望着那癩癩而失去自制力的嘴唇訴說出一個故事……我早就知道這該是一個不尋常的故事。

我裝着不經意的神氣避開他的眼光問他：「你那個妻子……是個什麼樣兒的人呢！」

「媽的，簡直是個小胡蝶兒！」他用手拍了一下我的手背：「在我們那一羣裡再也找不出第二個！」

「那……她怎麼又跟別人結婚了呢！」

他輕輕地冷笑着：「媽的，還不是爲了錢！」

這時，他眼睛中燃燒着憤怒的火苗；過後，他疲弱般的垂下頭……再抬起時，他臉上被一層哀傷的灰色的陰影所遮蔽。

久久地沉默着；歎息——一種回憶中失望的心情的疏散。

他直爽的顫抖着說：「一個生活得很好的人，會無辜引來別人的嫉妬和憤恨……起初，像在黑暗中似地，我牽着她的手，謹慎的把她置放於我的身邊，告訴她我的願望，她驕笑地假在我的懷中，用着銀鈴的聲音羞慚地說着她的感謝……」

「我忘記了生活中的苦難，掙扎着自己和她的幸福，爲着這個，我屈服在罪惡的人情勢力的環境之下，爲着信仰自己的愛的真理而受着一切的苦痛，我替人家掩蔽着血污，雖然，我知道潛伏的力量會把我逐出於幸福之外，但是，我畢竟仍習慣般的做下去，我爲了她，寧肯犧牲了生命而沉進生死的災難中去，也不願失去了這病態般愛情……」

「每每當我清醒的時候，我也悔恨，責備着自己，但是我沒有力量摒除了愛的幸福的誘惑……」

他突然明晰而怨望地說：「女人有時是情願降服在一種高貴的，冷酷的意志下的，她不需要多量的愛撫，而需要的是你能讓她欽敬的一種力量。這力量一旦消失或者減弱了，於是她也就懶得智慧的把你拋棄——除非他已經得到了多量的賜與。」

隨後，他又咕噥道：「這顯然是一種有力的趨向——你

不會不承認的。」

他抿抿嘴唇，貪婪地又喝下一杯酒；重新斟上酒，緩緩地說：「終于，我的事業失掉了……我知道這醜惡的生活會來臨的，但使我幾乎失去了忍耐的是它來得太快了……這我是不介意的，我知道，我卸下這個丑臉再重新裝上一個仍舊會站在事業的階級上的，但是……」

他悲傷而吃力地繼續下去：「在我還沒有準備我的計劃時，她已經很巧妙地欺騙了我，離開我而投到別的強有力的臂環中去了……」

「你知道，一個人假若能長久的忍耐着，保守着自己的信仰和意志，他一定希望着能換來力量和景慕，艱難困苦的生長後，一定會增長了他們的經驗，和毅力……然而，一個沒有長滿羽毛而失掉了翅膀的小鳥，它一定會走向死亡……」

——除了他這種酒後的智慧給予我以驚異外，我被一種憐憫的同情所困惑：我了解一個人訴說起往日的歡樂時，那種憶想的苦痛是多麼沉重的壓在他的胸上，而使他窒息。

他低低地噙泣着。——我開始可憐他。在他的言語中，我覺出有某一種我不知道而使我難以瞭解的真理存在。

現在，這裏只留下我們兩人了，唐伙開始在牀上打起瞌睡來……周圍變得越發靜謐，這種含着使人恐懼的空虛的靜謐，把一切都吞沒了；正像死亡一樣。

他踉蹌地走了……
我走出飯館時，還能分辨出前面搖擺着身軀的他的影子

……但是，並沒有追上他和他一齊走——我不知道我為什麼這樣做。

……回到自己的屋中時，半彎新月愛驕地撫摸着依偎搖擺着的樹梢；黑暗的圓閣沉重地壓倒在大地上。

開開窗子，於是我深深吸着流進來的寒氣。

以後，我把自己禁閉在屋中有三四天——我怕看見他那露着為別人不能幫助的祈禱的臉色。

但是我知道，他上酒館的次數却比上賭場的次數更多了

痴人說夢

工人

終日工作疲勞，至晚倒頭朦朧，忽見天地明朗，人民喜氣融融，據說全國官吏，均皆宣誓立盟，完全忠誠治事，絕不擾擾民生，不久國家富強，達成世界大同；人民歡天喜地，五穀豐收太平，忽然鬧鐘震響，原來南柯一夢，趕緊起床淨面，還得照舊上工。

本刊以重金徵

小說，描寫民

間疾苦或邊疆

民族生活者尤

所歡迎。

秦皇島的風景線

靈 變

這該是最幽靜的地方了吧，遍地煙雲瀟灑，人民流離失所的時候，這裡的人們還是邁着悠閒的步子，不慌不忙的走在洋灰馬路上，兩旁的綠樹叢中露出了紅的房頂也依然是富麗的……

秦皇島是三面受着山的擁抱，而一面臨着渤海灣的小島；五十年前還是荒涼的沒有人家；如今却也是比鄰而居的一天比一天繁華起來，傳說中，秦始皇曾在此起山填過海，可是如今這裏沒有那樣野心的人了，因為生活安逸，這裏的人除了打牌，就是喝酒，很少有事情讓他們來幹，打牌是通宵的埋在屋子裡，就這樣消磨剩下的光陰；是開辦礦務局和耀華玻璃廠養活着這些人們，全埠四分之三的人口，是他們的員工，當各地公教人員喊右貧困饑餓的時候，他們是不覺得必要的，因為他們，有房子住，有飯吃，每月他們每個人有百餘萬元，和三袋麵粉的收入，燈水也用不着花錢，他們的衣食住既都解決了；請問他們還有甚麼可着急的呢？

就以結婚來說吧！在六月裡有一次一天舉行的六十四家，七月裡有一次是四十六家，也可見這裡是裕富的；

這裏沒有公園，也沒有圖書館，有些賣糧的，也都是些黃色新聞，過去有一時期太平洋銷路很好，不過聽說它們也是有背景的，內容也漸漸的腐化，所以也不如從前了，最可笑的，是東方雜誌，新中華却也賣不了幾本。

但我們不要就說這裡的文化很低吧，這種正不乏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才，留學生，大學生，中學生是很多的，就是現在平津各大學，中學讀書的人們，也不下二三百人呢？小學有十幾處，中學却只有一個。

地方行政，也很簡單，全埠分做四鎮，鎮裏做些甚麼，老百姓也不過問，日前因兵役，搞了一些麻煩，開辦路鎮，多報了七十幾個人，多挑了三十幾個兵，連獨生子，擔負家庭生活的，技術人才等等，「緩召兵役」的人們也給挑上了，就是這樣百姓仍一無怨言，只不過多花幾個錢，願了幾個志願兵完事了……這真有些，只要「納了銀便做自在王」的神氣！

至於治安方面，暫時還算安靜，因為這是河北省唯一的不凍港，又當華北與東北九省溝通的咽喉！背依大山，面臨大海，形成了它的重要性，所以這裡是不能輕易放棄的！

看！秋天了；深綠的樹梢，添了金黃的彩色，太陽暖烘烘的照在海面上，帆影與白鷗點綴，蒼涼靜的海岸幾個拾貝殼的游人！在沙灘上悠閒的走着這裡畢竟是幽靜的呀！

文史

續四庫提要之一

膠西柯風蓀(遺著)

——易緯略義提要——

易緯略義三卷，清張惠言撰。易八緯，曰乾坤鑿度，曰周易乾鑿度，曰易緯著覽圖，曰易緯辨終備，曰易緯通卦驗，曰易緯乾元序制記，曰易緯是類謀，曰易緯坤靈圖，前提要俱著錄，惠言以為乾坤鑿度，偽書不足論，乾元序制記，宋人抄撮為之，坤靈圖，是風謀，辨終備，亡佚既多，不可指說，其近完存者，稽覽圖，乾鑿度，通卦驗三書，稽覽圖講六月七分，通卦驗講八卦各氣，此蓋京氏陰陽之樂，乾鑿度講陰陽消息，統於一元，正於六位，蓋易之大義存焉。其為田楊以來，先師所傳習者，較然無疑，故就三書而求其醇者，通卦驗十三，稽覽圖十五，乾鑿度十八，條而次之，以類相從，通其可知者，而闕其不可知者，存為義略云，按乾鑿度，闕消息之精，微邵君注，尤為詳盡，可與其易注相表裡，稽覽圖，通卦驗，雖陰陽占候之學，然亦傳義所自，不可廢也，惠言正訛補遺，實有功於經籍，是書惠言子成孫，依江水之鈔本，復以聚珍四庫本校之，審別異同，注於下方，尤為精覈，不惟其家學也。

叢書流別論序

朱帥轍

叢書之名，始於陸機蒙莊譯叢書然名不副實，至宋左禹錫百川學海之用，始具規模，而溯本探原，各家說叢書之始者，皆未確當，其曰謂易為其最前者，不知易雖為三聖之道文，然孔子作十翼，綜合貫越，發揮緘義，實為自著，而非彙編，蒙以為叢書實叢書之權輿，據書緯增補命云，孔子求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史記索隱作三千三百三十篇，乃刪以二百篇為叢書，十八篇為中候，此據尚書序疏，斷遠取近，定可以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是孔子選二千餘年之名著，此據易緯稽覽圖計年，典謨訓誥，各具其體，萃為彙編，繼此體者，則有禮記，刑叢書之萌，當推漢刊石經，蓋其時雖無叢書之名，已有叢書之實，自宋以降，叢刊日增，至清而盛，精選類從，專學雜錄，彙成鉅製，小種藉以流傳，孤編賴而弗失，於是揚氏守敬，有叢書舉要之編，以便檢考，故友周貞幹書目舉要，仰次公書目長編，則又兼有書目分類之意，然尚無為之流別者，張生經編(海虞)英年好學，研習略錄，編述向歆，故纂成論文之例，而撰叢書流別論，區分插要，綜述得失，頗有發揮，請益於余，余以講學安徽學院，成行無促，略批簡端，籍資神助。返院後，經徽函祈為序。遂略述叢書原始臆見以畀之，聊酬好古雅者云爾，民國三十六年四月，東華舊史部朱帥轍書於蕪湖安徽學院。

我們終于熱誠的把這本小冊子恭敬的獻給讀者們了，希望你們嚴厲而正直的批評；指摘，和我們站在一起，謹慎的開拓着這個園地，讓它代表我們的理想和意志。

錢克新教授的新疆問題和二十六年之中國共產黨兩篇文章，立論公正，想為讀者們所歡迎，但是遺憾的是因為篇幅所限，後者只好在下期續完了。

要便國家近代化是錢端升教授赴美就任聯合國顧問和講學前在北大歡送會上的談話，題目是紀錄者定的。

對於法學家陸鼎祥教授及唐世儒教授於百忙中賜稿，特代本社敬表謝忱。

至於沈從文馮至二位二位先生，想均是讀者所熟悉的。

編後話

柯鳳基博士是新元史的作者，學術界都渴望他遺稿的發現，現編者敦懇柯博士哲嗣蕤青先生允將遺稿部分刊布，盛意可欽，以後每期可能有一篇或兩篇發表。

朱少濱教授儒林知名，本篇是由安徽寄來的。

文史版下期就排在文藝前面了，只為篇幅所限，李仲均先生的大稿，只好在下期刊出特此致歉。

本刊下期增加「學生園地」即請青年朋友，多多賜稿是幸。

文史版中張經毓先生「祕府略敘錄及祕府略所引書目」一文因為出刊日期的關係只好延至下期刊出特向讀者及作者致歉。

遠東雜誌

試刊號

編輯者 遠東雜誌編委會
發行所 遠東雜誌社
印刷者 遠東雜誌社
社址：北平市北長街九十一號

本 期 定 價 一 萬 元

全國各地書局報攤皆代售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

本刊稿約

- 一、本刊為綜合新型雜誌，絕對歡迎外稿
- 二、凡論述，專論，通訊，詩歌，小說，文史等作品均所歡迎
- 三、來稿字數暫請不要超過一萬字
- 四、原稿附郵即負責退還
- 五、稿件一經登載立發重酬
- 六、來稿請寄本社

新奇衣料

美麗大方

益茂商店

地址：西單北大板商
場門外大樓

電話西局：一五六五
一六三

亨得利

鏡配光驗：美歐表鐘

三一三一(三)寺普觀外前平北行總

三五八二(五)橋大井府王店支一第

五三一〇(二)橋大北單西店支三第

家庭必備

育兒專藥

王金散

主治：咳嗽痰壅 驚風瀉痢
白喉肺炎 身燒沙疹

北平西四大街趙心波醫館
電話：二局〇九〇四號

北平商業銀行

優待小額存款 憑存單支付
手續簡便 利息優厚
限由廿萬元起碼至五百萬元為止

行址：北平：西交民巷甲四
號

天津：道第十號
電話：北平：三五五七〇九
天津：一〇一五二二

萬年居飯館

經濟小吃 物美價廉
喜慶宴會 絕不誤期

地址：北平前門外糧店街
電話：(三)三九六六

悲歌

胡非著
長篇連續漫畫

沉痛！
刺痛！

各大書局報攤皆有代售

醉經堂古玩舖

高價收買古玩
今名人字畫
古玩玉器等等

地址：頭髮胡同小市

隆增德軍裝局

承做：手工低廉 樣式標準
定期不誤

地址：長巷上頭條七十二號

本社承印

書籍雜誌 表冊傳單
仿單傳單 票據書片

地址：北長街九十一號

1.

本册登記證正申請中

專染：
白布 毛線 絲 麻
舊衣等

興華行
耳
染
駝
牌
色

永
顏
不
色
退
鮮
色
艷

行 址

北平：絨線胡同155號	天津：華通商店，天祥市場便門旁
電話：(三)四六一	